

退溪集  
三

~ 16  
2327  
5





和  
2827  
90-5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續內集



詩

金彥遇示余近作佳什清新可喜病惱中  
不容盡和就取其意所到者次韻答寄

春日江村老杜韻二首 戊辰

老去知人審春來感物深拘攣塵世態浩蕩鷺  
鷗心散疾時閒步憐芳獨遠尋詞壇杜陵客見  
子亦難今

平時山澤性蕭灑送殘生不獻陶牛畫寧知賀  
鑑榮人翻疑久病自覺困虛名白日江山艱難



明 魏闕情

金鶴峯韻登寒芝山作 金鶴峯山名  
生長依山今白首登山感慨久忘歸烟雲遐邈  
隔塵世繚白縈青無盡時

望清涼山韻

不向仙山作隱真望山清絕愧蹤塵近聞菑墾  
侵雲壑勒逐風除會有人 史唐太宗紀有電掃  
風除之語

阿灰花韻 彥遇疑阿灰為蠟梅混以為  
非也

無房無瓣匪花裁著莢偷春傍磻隈向使蠟梅  
同此輩黃陳安肯首頻回

雉尾帚韻

為愛翬翹綵且長束成珍帚送山堂能令我室  
清塵翳日日凝神坐帶香

和士敬韻

默默藏逃度景陰未扳朋盍恨無任況聞儒館  
初校闢空和來游迭唱吟

奉酬金慎仲詠梅三絕句一近體

但知姑射出塵姿莫把芳辰較早遲萬紫千紅



渾失色小園驚動兩三枝

焯約天葩玉雪姿何妨春晚景遲遲細看冷艷  
彌貞厲不必清霜凍樹枝

栖遯難兄苦憶梅溪居難弟獨徘徊寄詩撩我  
吟梅興更與懷人一併催來詩一二絕皆道此  
間梅晚發三絕言其伯氏梅時不在家之恨

韻格清癯甚冰霜慘刻餘和曾三疊僭裁尚百  
株疎偶入小羗笛偏宜高士廬令人益生厭薇  
藥欲紛如朱先生嘗和東坡松風亭梅花詩有  
梅花自入三疊曲之語蓋坡詩三篇而先生三

和之合爲六篇篇篇皆有仙風道韻每一諷誦  
令人飄飄然有凌雲之氣不勝其欣慕愛樂之  
情亦嘗兩和於東湖梅一和於陶山梅僭妄何  
可言也范石湖於石湖雪坡種梅數百本又於  
范村種梅尤多張約齋於玉照堂植梅三四百  
株蓋絕致清賞不厭其多也余之植梅於溪莊  
山舍僅十餘本將漸廣以至百本也故云

次韻金慎仲落梅

別去梅初落重來我復遲剪冰憐委地飄玉恨  
空枝妙韻森餘想孤風宛在詩子成如未實和



鼎詎深期

次韻寄李宏仲 戊辰秋在漢城

想子尋陶舍乘秋坐小堂非揚辨玄白如孔歎  
蒼黃慙別顏增變長思歲欲荒擬酬來問語舊  
學更微茫揚子雲解嘲時人譏其玄尚白子雲  
自謂不如嘿然復守吾太玄孔德璋北山移文  
有蒼黃反覆之語

呈張仲紀 應旋

白髮相隨指玉京同慚驚在嶺頭珉何時共轡  
還踰嶺却被人看作羨榮

獲鄭子中書知遊清涼見憶奉呈二絕

今歲鷗盟歎已寒坐看紅葉滿長安因書遠慕  
宣城宰蠟屐青鞋訪碧山

脚躡飛雲腋有風仙山如在太清中可憐一念  
猶人世能記紅塵白髮翁

用大成早春見梅韻

周詩詠梅非真識不為梅花分皂白屈原離騷  
侈衆芳還昧冰霜天下色何遜揚州始知己別  
去重來屢歎息或吟江南寄情思或詫嶺上分  
南北剛腸尚吐嫵媚詞廣平節義逾堅石唐宋



紛紛幾騷客賞到孤山不落莫何況雲臺老真  
逸腸斷江城詠霜角我生多癖酷愛梅人道癯  
仙著山澤舊遊南國識玉面故人遠惠連根得  
自期相伴老巖壑胡奈風塵去飄泊豈無京洛  
或相逢素衣化緇嗟非昔寧辭白髮赴佳招瞥  
眼榮華過虻雀丙歲自比遼東鶴歸來及見花  
未落丁年病起始尋芳絕喜瓊枝攢雪萼何意  
今年老更甚光生正患汾陽額尺一嚴程久稽  
滯仰兢俯慄如龜縮梅君不須遽疎我我事尚  
可親高格未諧法真避名聲猶信尚平知損益

道韻休將一日離馨懷預恐終年隔淡烟微雨  
客絕門清夜無風月上岳呼尊試一病已蘇作  
詩縱百情何極汾翁好事誇我說早梅先得天  
工力豈知陶梅知我病畏寒寫我佳期晚發猶  
不惜君不見范石湖種梅譜梅爲天職又不見  
張約齋玉照風流匪索寞嗟我與君追二子苦  
節清修更勵刻

次韻金惇叙梅花

我友五節君交情不厭淡梅君特好我邀社不  
待三使我思不禁晨夕幾來探帶烟寒漠漠傍



湖清澹澹粲然百花間益見真與濫自臨吸月  
杯肯上賞春擔吟詩託密契夜光非投暗精神  
炯相照俗物難窺瞰

次韻琴壖之并序

混不幸之中又復不幸

誤恩荐沓莫測端倪窮窘惶戰罔知  
所為惠詩慰問甚荷存厚無聊中謹  
和一絕見意云

錯道山雲能澤物山雲終不願升空升空豈是  
能成澤來往徒勞指笑中

贈金泰和

感君高義蕩秋旻急手援拯井裏人更護遠來  
分付我偷然歸去不矜仁

裴汝友趙士敬琴聞遠朴彥秀羹諸君  
同在顧溪齋因往遊孤山明日寄呈二  
絕句

聞說山潭辨釣艇夢中乘弄覺猶仙勝遊此日  
身如繫空把殘杯款款傳  
敗闌吾迹太無端負我非山我負山卧想諸君  
追賞處玉峯搖影鏡潭寒



淹留州館時主牧朴希正以 王事入  
京書懷留贈

二嶺參天割域區中原雄勝異偏隅浮雲往事  
空無迹泛梗連年到豈圖舊病新秋如赴約清  
風凜暑奈辭呼滯留日日思公意題在藤牋不  
愧兼

趙士敬以 集慶殿祠官來 謝東歸

贈別三首

一落塵中萬事多 君恩如海病如何送君白  
露金風節憑報吾行趁菊苑

一鳥辭林一鳥隨西來東去總縻縻何如共止  
在隅日自在和鳴自在飛  
故國山河萬古情雲荒陵墓月荒城勸君好上  
瞻臺望星象于今屬太平

得見存齋中興洞佳句秋思難禁吟和  
見意奉呈一笑

白髮犯塵秋欲老青山回首月頻周誰能解出  
籠中鳥目送孤帆上玉流

山稜病骨宵千痛輪轉愁腸百萬周蟄物豈宜  
象大凍淵魚自合畏衝流



寄蘇齋

乞退公先去思歸我獨留君親懷耿耿天地思  
悠悠學貴虛心得名善掩耳偷相逢抱樓底儻  
在菊花秋社詩還疑拖樓底晚飯越中行

次韻謝存齋餽菊

天高霜氣緊病客若為留好古時將晚懷入道  
轉送奉奉愧無補逐逐恐成偷此意騷翁解將  
詩餽菊秋

挽權同知應昌

才傑當年第一流端如東序薦天球玉堂金馬

蜚英早霖雨丹青屬望優偶感杯蛇巡隰日忽  
驚鷄夢臥漳秋鵠原契分如膠漆慟到三喪白  
盡頭三國陳琳詩余嬰沈痼疾三年卧漳濱

書院成名以易東一絕見意

邈邈田門嘆易東吾東程易昉吾公更攀朱邵  
名茲院要見天心皦日中

夢遊清涼山二首

泉石烟霞事未寒暮年身誤入槐安那知更藉  
遊仙枕去上清涼福地山  
身御冷然禦寇風千巖行盡一宵中老僧贈我



田家笠勸早歸來作野翁

次韻奇明彥贈金而精二首

勤學

出世昨太誤歸山今已晚行身蹈悔吝撫事知  
益損憶初約吾心前後無相反胡為竟失墜自  
納涇渭混處心或流徇持論尚狷狃不有友善  
導迷塗詎能返奇子青雲器於道覲堂相金君  
後來秀志學務其本水激則鼓勢馬驟能致遠  
我觀奇子詩為金闕關捷嚴辭與琢磨刻意據  
誠懇我亦識金久曾尋我溪適意欲借聾聽愧

我心靡忖茅齋掩冰雪寒榻對媿媿一朝去遭  
艱人事車折阪野廬風樹悲鳥啼夜夜喧韻書  
兒啼不止也我哀厥志篤言學有未鑿貽書每  
苦口努力相推輓歲月今幾何來看禾樹晚要  
須更自奮鱗甲變蜿蜒諸經及諸史功緒極繼  
繼寸陰莫虛擲掣鞭方休蹇我言質而懇奇辭  
諤以蹇相待各孳孳稼寶收耕蓂

守靜

守身貴無撓養心從未發苟非靜為本動若車  
無軌我性愛山隱塵紛久消歇一朝來嘗世已



覺神外滑何況都城中欲海競顛越君爲布衣  
生樹蘭寧自伐君門扉好掩君井泥莫汨四壁  
有圖書焚香坐起忽潛昭判善利一帥麾千卒  
豈有中行士銜寶甘自剛乘除得與失不啻霄  
壤揭二子勉專精老我誠亦竭

金而精送盆竹二首

一盆擔送碧湘秋蕭瑟中含夜雨愁客裏不堪  
聲攪耳安排莫太近床頭  
憶從三逕厲風霜翠竹青松菊有黃頓荷此君  
來入眼宛然當日見裘羊

謝金而精送梅竹一盆

淇隱與湖隱相隨慰我來從今旅憲裏清絕共  
徘徊

奉別郭景靜城主

六載終難借一年民情如孺慕懸懸方知曾令傳  
三異却笑劉公受一錢臘雪惹愁吟陟岵春風吹  
恨去朝天鰲潭賴有留佳澤百歲邦人謁誦絃

挽南僉知 致勗

武藝身登仕文資行若儒專城民袴有清座客  
甞無好善爲家法平心得壽途哀榮看寶樹人



比慶門子

寄題金雲甫德龍駱谷靜齋

禦動常由靜起塵不厭高歸來臥松石軒冕一秋毫

病中偶記前日無字韻和句錄呈存齋  
未學紛蹊徑高人眩有無舊聞在作聖今見智  
歸愚邈邈朱山嶽滔滔陸海湖中原及東國回首謾嗟吁

記夢

我夢尋幽入洞天千巖萬壑凌雲烟中有玉溪

青如藍汴河一棹神飄然仰看山腰道人居行  
穿紫翠如登虛迎人開戶一室清臞仙出揖曳  
霞裾鬚鬢何年五所遊壁上舊題畱不畱屋邊  
剗木飛寒泉團團桂樹枝相樛同來二子顧且  
歎結樓未擬遺塵絆忽然欠伸形遽遽鷄呼月  
在南窻半

次韻朴監司見寄二首

千年國運應河清雲起諸賢慶典行自愧迷  
蹤招世擴行聞嚴謹出臺評綸音誤作窮閭  
責痼疾仍纏北闕情報謝棠陰勤至意干旌



豈足枉芳劑

聖主誤恩驚此際微臣沈疾慨長年空慙勸駕  
皇華使夜到山門夜裏旋

題柳彥遇河隈畫屏并序

豐山柳文及遇在定州日作一屏今畫河隈  
上下洛江一帶圖河隈公田園所在以寓  
其遠宦思歸之意于時 詔使成翰林憲  
王給事璽將至東萊鄭林塘吉元以迎慰  
使中原朴思庵和叔以遠接使永嘉金駱  
谷雲甫以觀察使全城李大仲寧城辛君

望俱以從事往候于龍灣見是屏比自為之  
玩賞題詠實一時之盛難遇之幸也是年  
冬彥遇去任來京師席未暖而出牧清州  
臨行示余以是屏求續題良勤余固惜彥  
遇之去無計以留之且余薄業亦在河隈  
上流一出未歸歲且向晏展畫指點益興  
慨嘆因追叙別意并所感吟成近體二章  
錄寄清州仍題屏上以付清州之仲胤檢  
閱郎君云嘗見東坡金山寺詩我家江水  
初發源宦游直送江入海云云其末云有



一本彼下有頗字

田不歸如江水今吾二人事與彼相類故最後并及之

定民方詠去思吟又佩湖州印去今臺閣剝員無可足壑溝多瘠更關心風流洛舍時看畫曠蕩人門幾撫襟我亦出山乖遠志一屏相對意難禁

洛上河隈擅勝名公會於此占鷗盟幾年遊宦憑歸夢他日丹青感列英滿意烟波常在目一毫榮辱可忘情因君起我江源興欲趁春風返舊耕

月夜示子中景瑞子強子精而精

不覺春回近上元客窓心緒久怵怵那知昔日山中友共款今宵月下門叵耐世途難九折其如學海渺真源故應偷暇相從處不及林間得細論

己巳正月聞溪堂小梅消息書懷二首

聞說溪堂少梅樹臘前蓓蕾滿枝間留芳可待溪翁去莫被春寒早損顏手種寒梅護一堂今年應發滿園香主人京洛遙相憶無限清愁暗結腸



挽盧君 伊齋先君

身是湘纍父 湘纍遇 聖辰起恩承 幄座歸養  
許藩臣玉節方辭 陞霜風遽撼 椿痛將儒誤  
恨追賁落泉塵

憶陶山梅二首 同前時在漢城

湖上山堂幾樹梅 逢春延佇主人來 去年已負  
黃花節 那忍佳期又負回  
丙歲如逢海上仙 丁年迎我似登天 何心久被  
京塵染 不向梅君續斷絃

送李而盛赴清風郡任

好去清風守龜潭 舊主人行藏雖有異 隱見豈  
無因 臥治凝香寢 欣耕扞野民 丁寧猿鶴友 莫  
枉訝周倫

寄趙士敬

月川趙君捧毛檄 嘗世方圓不相入 歸來風月  
滿前川 獨坐欣然尋舊業 趙君一作主人

梅下贈李宏仲

喚取山家酒一壺 適然相值更吾徒 梅邊細酌  
梅相勸 不用麻姑急掃除

挽郭咸陽



汗血臨千里南圖擬萬程宣城鸞去慕天嶺鵬  
來驚徹地慈親淚咨天識友情笑言如昨日誰  
道隔幽明

漢城寓舍盆梅贈答

頓荷梅仙伴我涼客窻蕭灑夢魂香東歸恨未  
攜君去京洛塵中好艷藏吾鄉禮安在嶺南最  
北陸路由鳥嶺而行則曰南行水路由竹嶺而  
歸則曰東行皆指禮安而言也

盆梅答

聞說陶仙我輩涼待公歸去發天香願公相對

相思處玉雪清真共善緣

靜存李仲久病中間余行強起追別於

廣津且以三絕見贖次韻奉呈

兒女常嫌別淚潺坎流時往亦時還情深此日  
駒城子兩老方知作別難

撥病來追歸去舟春風灑淚碧江流如何不念  
平生契欲破真休作假休

宦情無望蜀人事有懲荆感深優許退寧怕強  
畱行若用靜存之說滉乞退之路不得通矣故  
云



過龜潭戲贈李而盛

依舊龜潭遠隱城山人今與我同行杖藜欲共  
尋遊迹其柰山前雨忽冥

而盛談瀑布勝致

玉澗源頭掛玉流披荒君始發天幽乞身歸路  
還多礙不向雲間作勝遊

答韓仲盈

君比鮎魚上竹竿我如病鶴出雲間思山鬱鬱  
撫羈枕却羨琴堂猶放閒

季春至陶山山梅贈答

梅贈主

寵榮聲利豈君宜白首趨塵隔歲思此日幸蒙  
天許退况來當我發春時

主答

非緣和鼎得君宜酷愛清芬自詠思今我已能  
來赴約不應嫌我負 明時

次韻奇明彥追和盆梅詩見寄

任他饕虐雪兼風窓裏清孤不接鋒歸臥故山  
思不歇仙真可惜在塵中

乞退還田里金仁伯正言追寄詩二首



次韻奉答

落落平生志寥寥古聖經有求身矻矻無得鬢  
星星道恐歸虛說八悲遠典刑為吟來警句心  
似酒初醒  
能如砥柱志何流改處雲收悔莫留若使此間  
消息得分襟千里可無愁

余友洪上舍應吉求道甚切不幸遭親  
喪過毀滅性痛哉應吉曾示余以遊金  
剛山錄余為之叙題今不復能記其語  
東歸船上偶逢一僧乃所與導遊山者

能言當日探歷事甚悉余感涕久之聊  
以一詩見情云

楓嶽久聞天下勝洪君可惜後來賢盪曾會喜  
憑遊錄隔世今嗟遇伴禪只為相從同學道非  
緣長往欲求仙冷烟風雨灑江上回首平生思  
惘然

次韻奇明彥二首

明時何故變仍生天戒丁寧蓋慎庚轉迓嘉祥  
由一聖學獻芹深切畝忠情真西山有畝忠堂  
記言畝畝不忘君之意



萬事由來在我生  
靜看消息月辛庚  
誰能磬效  
吾君側只有同人識此情

奉和奇明彥頻夢韻

明廷鷓鴣日追陪  
夢裏歡顏得我開  
漆室有憂  
公識取知音不用待山梅

奉謝奇明彥惠尾扇

一陣清風鳳尾生  
故人持送御三庚  
農軒獨坐  
開襟處似聽高談豁遠情

歸山後次韻李仲久見寄

好爵雖同鶴和羣  
殘骸難得強勞勞  
歸根落葉

儘常理拂暮飛花寧自高  
妾質幾緣愚病蹟畢

恩還為三聖明遭自慙  
不是茅山隱卧聽松聲

殷翠濤吾鄉李孝節公賢輔先生退歸日舟中

絕句有云秋風落葉令歸根  
拂暮飛花使范縝

對竟陵王子良之語幕即簾幕之幕如令遮日

也范縝本語落花拂於簾幌幌帷帳也非遮日

也若從本語則當作拂幌而拂幌音韻似不諧

換幌作幕無乃未安未安則作幌亦可此句之

意混誤至崇品亦偶然耳非本意也

暮春歸寓陶山精舍記所見



早梅方盛晚初開  
鵲杏紛紛趁我來  
莫道芳菲無十日  
長留應得別春回  
時山西山北皆未花  
而山舍杜鵑爛熳杏花隨亦相次而發今十餘  
日而春事未闌云

盧寡悔贈金而精一絕  
其題有財猶贖也  
近則污人之語警人深矣  
次韻贈之  
可惜臨財欲易生  
幾人傾覆險途行  
因君共佩廬深戒  
莫使持心近不誠

奇明彥錄示和梅詩八絕  
久未酬報今見仲約聊以一絕道意云

八絕吟梅見素懷  
我藏雲壑子銀臺  
相思此日逢江夏  
恰似同銜款款杯

陶山月夜詠梅六首

獨倚山窻夜色寒  
梅梢月上正團圓  
不須更喚微風至  
自有清香滿院間

山夜寥寥萬境空  
白梅涼月伴仙翁  
箇中唯有前灘響  
揚似為商抑似宮

步屨中庭月趁人  
梅邊行遶幾回巡  
夜深坐久渾忘起  
香滿衣巾影滿身

晚發梅兄更識真  
故應知我怯寒辰  
可憐此夜



宜蘇病能作終宵對月人  
往歲行歸喜裛香去年病起又尋芳如今忍把  
西湖勝博取東華軟土忙  
老艮歸來感晦翁託梅三復嘆羞同一杯勸汝  
今何得千載相思淚點曾

次韻星牧金伯純見訪

五馬期從九月秋丁丁伐木遠尋求臨河九曲  
因詩見一棹何當上小舟

夏日幽居琴夾之攜示金彥遇寄詩就  
次二絕却寄

相望猶恨隔山雲興味尋常無與分況是薰風  
解愠日滿庭幽翠草繽紛  
綠楊深處轉鶯黃欲雨微風漏日光對酌琴君  
詠君句薔薇初動玉梅香

贈金彥遇

後凋主人堅素節除書到門心不悅坐待梅  
花冰雪香目擊道存吟不輟

和金彥遇二首

留春相待感花仙雪色檀香兩妙天寄謝後凋  
休好事有絃無乃勝無絃嘗謂陶公無絃琴事



雖有高致似未免崇虛打乖之病今來詩引此  
以喻梅之心事不必待花而知恐亦有此病故  
反其說以復之

奪性移天斷接餘猶供佳玩待人蘇何如拓地  
栽成百香滿乾坤不淡枯

寄謝彥遇

麴生踈我去無回賓祭愁聞甕有埃不是與君  
多素分豈能催送入山來

贈彥遇

家鷄君有庾公才野鷺非王底索來自覺兼葭

難倚玉會當空面却須回 新書三四件公不自

題標 於老拙有同晉人家鷄野鷺之說戲

呈一絕云

近觀柳子厚劉夢得以學書相贈答諸  
詩戲笑中猶有相勸勉之意令白頭翁  
不禁操觚弄墨之興各取其末一絕次

韻奉呈彥遇

筆追王法謾虛名習氣還同不樂京歸寫道經  
非我事臨池忘老作真行 王羲之雅好服食養  
性不樂在京故云



白首攻書恨未成  
客來攜卷摠循名  
唯君筆力堪追古  
莫惜加工振美聲

次韻謝金彥遇惠石假山種菊

方信同人好尚寧  
菊山擎送慰今吾  
一杯笑領慇懃意  
翠靄清芬淡有無

挹清主人金慎仲益養梅花至月晦日

溪莊大雪中寄來梅一枝詩二絕清致  
可尚次韻奉酬因記得去春都下得盆  
梅甚佳未幾東歸思之未已於後併及  
之

盆中未臘梅花發  
澗上窮陰雪片橫  
折寄相思清入骨  
挹清真箇不虛名

痛憶京師二月中  
盆梅歸袖挹仙風  
那知此日高齋裏  
幻出黃鍾律未窮

彥遇惇叙同訪慎仲益梅韻二首

至後微陽生九地  
盆梅驚動已先春  
誰能畫出兩驂客  
踏雪攜壺訪主人

窻外雪風吹動地  
窻間梅蘂玉生春  
故應天護清香別  
隔斷寒威餉與人

彥遇雪中賞梅更約月明韻



雪映瓊枝不怕寒更邀桂魄十分看箇中安得  
長留月梅不飄零雪未殘

慎仲贈彥遇惇叙韻

寸土能開子月梅連娟跨臘未須催豈如病叟  
居寒谷直到春深始見開

又雪月中賞梅韻

盆梅發清賞溪雪耀寒濱更著冰輪影都輸臘  
味春迢迢閬苑境倬約藐姑真莫遣吟詩苦詩  
多亦一塵

詠雪韻

自掩袁生戶誰尋戴隱區啾啾傍簷雀矍矍失  
林烏愛喚鷓鴣杓頻添搯拙鑪何須蹇驢上吟  
入灞橋圖

慎仲惇叙雪中尋梅韻

大雪漫漫朔吹飄尋梅情境自迢遙令人却憶  
韓公句妙在行天馬度橋

雪後晚望韻

七七仙翁幻手催琪花頃刻遍林開玄冥亦解  
畱佳玩不使微風一片摧寂寞王子猷回船刻  
溪路迢迢戴安道雪夕誰與度此坡翁雪詩語



也迢遙二字詠雪甚好不覺兩用之耳

貞夫人金氏挽詞

延安金譜舊簪纓今復移天得顯榮半世已多  
徵吉夢中途何遽作哀悼恩霜夜墜年雙九  
慶到兒官月缺盈弱草驚塵誰不痛歸依還幸  
是同塋

次權章仲梅花下吟二首

將身得返舊山雲萬事筌蹄不用分只喜山翁  
雙鬢雪千紅萬紫照繽紛

爾來瓶子挈鷺黃天向梅窓洗月光夢覺起來

拚數酌微吟真覺滿懷香

奉次前示堂字韻絕句二首

兩翁相對坐溪堂澆飯清談替舉觴日暮送君  
門獨掩小庭幽砌自彷徨

秋深景色好亭堂樂事何煩爛酒觴莫恠老人  
稀伴侶相攜隨處可彷徨

鄭檢詳子中寄詩二首已而來告別之

京次韻奉贈

奔命辭山憶去年幾回東望戀悠然陶潛已  
問歸時路許汜何求隱處田疇疾烟霞依舊在



此詩當在  
上病中聞  
余行詩下

忱情 魏闕尚餘懸與君况復逢還別回首春  
風思更綿

忽覺眉間喜氣浮為君延佇對芳洲千紅萬紫  
如相識野藪山穀亦可羞友義思敦惟善責  
君恩圖報只身修請看天放山巖老有許愁中  
無一愁

東湖舟上奇明彥先有一絕朴和叔繼  
之席上諸公咸各贈言滉臨行不能盡  
酬謹用前二絕韻奉謝僉辱相送之厚  
意云

列坐方舟盡勝流歸心終日為牽留願將漢水  
添行硯寫出臨分無限愁  
許退寧同賜玦環羣賢相送指鄉關自慙四  
聖垂恩眷空作區區七往還

次答金龍宮舜舉

白髮趨朝意緒茫患深鳧鶴短兼長虛名縱被  
曾成誤苦節猶思晚補亡天地有恩寬老疾巖  
廊多事辨驅黃兩詩來慶雖堪荷只愧褒言太  
欠商

夢裏春歸已杳茫思君長夏奈愁長居窮正似



韓延座遇病還如孔瞰亡魚樂本無分物我木  
生那更願青黃君看競利人間者不恥要錢子  
母商

次韻忠清監司俞泓之二首

乞退辭天上言歸指嶺南杯傳可興館舟泝達  
川潭世事歆高論仙區聳歷探詩來言過重吟  
對碧山慙  
故國藏蹤日中原別恨春那知棠案筆能記鹿  
羣身好鳥迎詩吟幽花照墨新酬書更回首何  
日得重親

奉呈安孝思

去歲相逢酒一巡今年相望首搔頻我疑遁世  
騎牛客公是長生授棗人靜室陶山看古易高  
亭蘆浦樂餘春和詩十首公休索累牘聯篇亦  
一塵

辨存齋辨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詩二首  
人巧能雕物雕寧巧得人謂知能格物取聲恐  
非倫  
雕而能詣極詣者豈非人謂物雕能詣言何大  
不倫



贈別禹景善正字之關西

昔日蒙君訪野夫長安重見豈曾圖非無對衆  
開顏面不似臨溪講典謨正學只應功在熟浮  
名一任事歸迂丈夫別恨非兒女慎勿因循作  
小儒昨聞指點之語令人寒栗在身此拙句勿  
浪示人好行好行

次韻答禹景善二首

故人在日下寄我一封書我恨稽全退君嫌近  
美除末期論舊學空憶共精廬宦海多翻覆寧  
忘賦遂初乞辭未得退而非全退故云

山趣無他只晏如回頭時復獨愁予明年好待  
花君子不向雲霞恨索居蓮沼水冷不宜蓮別  
作小塘明年擬種養而菴近無人棲息

次韻禹景善菊問答六首

問菊

常嫌物情有遷移美者無幾惡轉滋豈謂滿庭  
霜下傑半成蓬艾亦離支  
今年夏潦坤成痺黃菊淪貞欲入時尚有小叢  
依舊色含芳無乃恥同期  
東園霜露日幽尋尚憶從前趣興深不有數叢

情一本作  
性



金間綠一尊何處玩餘陰

菊答

坤黃天賦我何移  
憔悴猶承雨露滋  
滿地風霜三徑裏  
陶翁相待好襟支  
紛紛受變知何事  
漠漠懷貞向此時  
爲報靈均休歎息  
殘芳猶足與君期  
衆芳蕪沒已難尋  
變到金英恠亦深  
不信黃裳元自吉  
枉將妖氣眩晴陰

仙遊洞八詠

庚午

松亭待月

松爲作者七人哉  
月友成三待影來  
坐覺千巖成玉界  
一尊今夜共徘徊

六巖修撰

千古山陰勝事傳  
與君終日賞風烟  
視今視昔都休問  
風詠從來樂自然

龜串尋僧

踏破林間古徑苔  
禪房花木爲誰栽  
箇中自趁幽閒趣  
不是尋僧問法來

黃楊賞春

春入桃源日載陽  
巖花澗草發天香  
洞仙此日



遺蹤杳呼我為仙亦不妨

沙坪牧牛

叱石為羊近恠神騎牛遁世亦驚人何如牧豎  
烟蕪裏一笛斜陽弄晚春

仙洞訪鶴

洞裏仙禽省見稀丹砂為頂靈為衣幾時月白  
風清夜載得雲間子晉歸

花山採藥

仙山靈雨長瓊苗採服人言自蛻超欲問仙翁  
求寶訣不嫌身老見功遙

改灘釣魚

懶向湖西踏軟紅清溪垂釣白雲中傍人莫說  
非熊卜怕遣沙鷗不近翁

贈李居士

仙洞居士攜一筇月嶽龜潭訪陶翁白云走遍  
諸名山明朝笑入清涼中歸來別我不作留飄  
若一片空雲浮聊和八詠贈子去好逐洞仙遊  
處遊

無題

青山白雲成仙翁寄聲欲問雲千重唯有仙山



李居士時與往來青山中

陶山暮春偶吟

浩蕩春風麗景華  
葱瓏佳木滿山阿  
一川綠水明心鏡  
萬樹紅桃絢眼霞  
造化豈容私物羣  
情自是競哇哇  
山禽不識幽人意  
款曲嚶鳴至日斜

次奇明彥二首

去歲分襟憶泝流  
君行今復此遲留  
故應去國同懷抱  
渭水終南如許愁  
明彥辭官去宿于東湖南岸箕城學舍

湖嶺相尋只夢魂  
覺來明月滿山門  
願將心事隨明月  
寫向君庭不作煩

庚午季秋尋伊洞  
泉石招宏仲同遊  
宏仲已先往矣

野菊時開撲馬香  
幽尋泉石傍斜陽  
欲招君去同遊賞  
人道君先入杳茫  
王母城前小有天  
丹楓碧澗映寒烟  
何當鑿出瑤池水  
滿種蓮花更可憐

追寄李伯春按使三首  
伯春以方伯來訪陶山將有呈辭還京之意



原隰驅馳事萬端又煩旋節入雲山猶多百病  
纏身處得見清標玉映寒  
一尊相對破愁端別去從今隔萬山他日不堪  
登望處天淵臺上眼空寒  
百筭全無可一端既歸還入有如山唯將白首  
虞人義日望恩休病眼寒

龜巖精舍

洛水呈書啓聖神箕疇千載炳彝倫誰知揭號  
巖栖客不學成都賣卜人

居敬齋

一寸膠無千丈渾玉淵秋月湛寒源端居日夕  
如臨履箇是存存道義門

明義齋

義路如砥坦且明一昏心燭故難行欲知大寐  
如醒處唯在研精積久生

大觀臺

謏聞偏見世爭譁渭水涇流各自多試上高臺  
觀遠大聖門論道更如何

不欺堂

會思心法日星懸人鬼關門更截然獨臥獨行



毋敢慢尋常何地不爲天

解夢龜巖來書嘗夢得書示以心心心  
心時時時時云云因以一絕解之

千里巖棲豈易尋夢中書札亦論心此心操攝  
無餘法念念時時著一欵

又次龜巖夢見四心字時字一絕却寄  
吾心明似鏡光寒自恐磨治力易闌賴有故人  
同此意夢中相勉亦忱肝

次韻金道盛三絕

聞昔潯陽歸臥客結廬人境每關門平生歎仰

高風處不要逃喧自絕喧

君身正似鱗將變我學還如馘未嘗歲晏送君  
歸勉業寒齋塊處意偏長

澗上霜扉深且迴山童蜩縮晚慵開關門絕俗  
吾何敢怕有衝寒問字來

奉次金子昂眸和余天淵臺韻

每上江臺獨喟然如今君亦詠天淵沂公妙處  
淳公發千載誰能續舊編子思爲飛魚躍之旨  
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知此然  
後知天淵之妙



次子昂精舍曉起聞雞有感韻  
雞鳴喔喔警人間  
舜蹠孳孳事劇雲  
悟歎獨吟  
山月下知君善利不迷分

示金彥遇

萬化機緘妙且淵  
春深無處覓中邊  
當時不有  
思和點此理誰知在眼前

落帽峯次吳謙仲韻

翠微高處共登來  
佳節欣逢景物催  
千岫挿天  
如玉立一溪對席似環迴  
黃花露浥鮮金映赤  
葉霜寒爛錦堆好遣西風吹白髮  
整冠詩老亦

堪哈

寄題權章仲栖城山二首

少年遊迹記城山  
形勝山川縹緲間  
白首喜聞  
栖息事欲攜書去  
更盤桓  
蘭若山高水迥臨  
白雲青竹好遊尋  
誰知五十  
年前事感槩題詩思不禁

金慎仲挹清亭十二詠

望山

何處無雲山  
清涼更清絕  
亭中日延望  
清氣透  
人骨



聽江

前溪寂寥過遠江還有聲世人箏笛耳誰參靜裏聽

待月

昨夜庭中月今宵出海遲停杯待三友孤諷謫仙詞

迎風

忽來赤壁秋起自青蘋末亭上羲皇人披襟何快活

讀書

書傳千古心讀書知不易卷中對聖賢所言皆吾事

會友

孔門論會友以文仍輔仁非如市道交利盡成路人

宴坐

我坐禪亦坐禪虛我不同揮戈讓隱几奇功收此中

晚步

倦來起徐行扶杖散腰膝草堂只看山雲谷無



答客

養鶴

長身古君子在庭多歲月何須騎上天正好參  
讀易

釣魚

多事動客星無心遇獵熊竹絲風裊裊簑笠雨  
濛濛

蒔花

開落百花事乾坤造化心栽培遍庭院佳玩久  
逾深

種蔬

聖門學誠癡貧居種何妨月涉陶園趣寧須食  
鯉魴

巖栖讀啓蒙示諸君二首

白首重尋易學書幾多疎謬共修除方知麗澤  
深滋益觀到先天一太虛  
七十居山更愛山天心易象靜中看一川風月  
須閑管萬事塵埃莫浪干

易東書院示諸君三首

儒館經營洛水邊幸同今日會羣賢初來易道



乾坤闢漸賁文猷日月懸好待後人能契發恭  
聞此學在精專莫將外慕相撓奪無價明珠得  
自淵

麗季程朱教始東只今諸說滿區中當年首發  
公徵史繼世真傳孰任躬主敬龍門子聖法明  
倫鹿洞一原功吾儕講習非他緒切戒尋常事  
捉風

一粟吾生海外身可憐賢聖未同辰若非雲谷  
千言鑑何異蘧廬一宿人入眼山光青似染滿  
庭草色翠如勻與君共此閒中樂珍重相看日

日新

齋中夜起看月

精一齋中玩月明拓窓孤坐湛凝情梧桐漸轉  
空階影穉碎無停暗壁聲四序迭侵人易感一  
宵全寂院逾清神襟了了燭幽鑑更覺先賢為  
後生右示金彥遇李太用趙士敬金慎仲琴聞  
遠金惇叙琴堦之尹起伯朴居中兼示姪宰孫  
兒安道純道時共讀心經故於未及之

次前韻追寄彥遇上舍

一昨羣居好講明幾多開發滯常情義同自直



蓬麻植樂似相宣金石聲愧我久昏神鑒炯憑  
君新澡玉淵清只嫌趁日匆匆過畢竟工夫著  
處生

次李伯春韻二首

自愧窮山一病身朱轡初荷在前春那知去作  
花山別更此重臨玉節新萬事古來真轉燭百  
年今始可安神溪山邈邈如相失幾日同成畫  
裏人來詩偶坐真成畫裏人

野翁疎散不謀身自喜頻逢有脚春共對山光  
濃又淡寧知世態故還新愁催白髮吾如約興

適清詩子若神聞道丈夫能自樹勸公須作讀  
書人

次韻集勝亭十絕

郡城曉角

角聲催曉落牀頭縹緲山城隱畫樓吏起鷄鳴  
渾不管游仙枕上夢初收

山寺暮鐘

薄暮禪居隱翠峯鐘聲來自有無中倩工欲畫  
烟鍾景其奈聲聲入太空

遠林白烟



漠漠修林傍遠村  
風生虛籟杳無聞  
太平莫道無形象  
看取朝烟一帶痕

長橋落照

古渡長橋入眼看  
歸雲平遠暮鷗還  
主人登眺饒詩興  
思在明霞落照間

堂洞春花

一春花事發玄坤  
錦繡千堆映洞門  
亭上百杯餘興在  
欲隨春去問花源

鶴峯秋月

鶴駕峯頭掛月輝  
亭闌渾作水晶微  
夜深手把

無絃弄不恨如今聽者稀

蘆浦牧笛

一笛斜陽咽未休  
平蕪橫過斷原頭  
須知牧豎生平樂  
不在商歌寫飯牛

箭灘漁火

月下青熒微復揚  
雨中猶見閃茫洋  
朝來小市從溪店  
喜見金橫玉偃光

北山行雨

頃刻橫斜走白烟  
滿空銀竹北山前  
捲簾快觀驅煩暑  
一枕清風穩睡眠



南郊飛雪

窮陰垂地雪飛天銀海漫漫漲野川  
獨自倚闌看更好不知寒粟遍高肩

贈具景瑞

栢潭主人病去銓歸趁菊花霜露天  
借問何如作行止笑指白雲心悠然

庚午寒食將往展先祖墓於安東後凋  
主人金彥遇擬於其還邀入賞梅余固  
已諾之臨發適被 召命之下既不敢  
赴惶恐輟行遂至愆期為之悵然有懷

得四絕句若與後凋梅相贈答者寄呈

彥適發一笑也

後凋堂下一株梅春晚冰霜獨擅開  
豈謂 天書下前日能令佳約坐成頽

梅不欺余余負梅幽懷多少阻相開  
風流不有陶山社心事年來也盡頽

後凋梅答

聞君逃祿自前春釣月耕雲儘可人  
更惹塵機求負我不知誰復與相親

騷情非淺後凋春苦節君休訝主人  
與我已成



心契密不應桃李更交親 昨聞彥遇以堂制頗  
奢恐不稱梅韻為病故未絕云

余贈彥遇詩謂雖負尋梅於彼亦有陶  
山梅足以自慰已而彥遇來訪溪上歷  
陶社云梅被寒損特甚著花未可必余  
聞之將信將疑用彥遇韻以自遣且以  
示彥遇二首

結社陶梅八九條 佇看真白發春孤  
翻思託地高寒甚 莫是天香太損無  
雪虐風饕戰許條 摧傷烈氣更貞孤  
君厨俊及

雖凋謝樹屋烟爐 詎盡無

陶山梅為冬寒所傷 歎贈金彥遇兼示  
慎仲惇叙 每句用梅字效陶淵明止酒  
王介甫勸學詩體也

與君賞梅曾有諾 及到梅香我自約  
心期獨在 山中梅溪夢 夜夜探梅萼  
昨日梅社共君來 梅興索漠令人哀  
八梅風烟但空枝 一梅數萼猶未開  
杖藜吟梅遶百匝 冥頑胡為我  
梅厄不比君家梅 得暖梅社風多寒  
更虐我欲斃天籟 梅冤我欲作辭  
招梅魂 梅冤我欲作辭招梅魂  
冤我欲作辭招梅魂 冤我欲作辭招梅魂



來我所溫向來桃李妬梅白奢華競笑梅孤潔  
但使吾梅本根在一闕英華梅豈缺何況一梅  
之發可動人梅乎肯與千紅百紫爭一春我願  
朝朝走訪一梅君西京之末只有吳門梅子真  
溪齋夜起對月詠梅

羣玉山頭第一仙冰肌雪色夢娟娟起來月下  
相逢處宛帶仙風一粲然

次韻彥遇見寄

造化全孤秀乾坤賦妙功綴冰非爍日團雪不  
驚風幸值佳期至那知勝賞空明年開滿樹來

看月明中

都下盆梅好事金而精付安道孫兒船  
載寄來喜題一絕云

脫却紅塵一萬重來從物外伴癯翁不緣好事  
君思我那見年年冰雪容

次韻奉酬安孝思見寄

寄詩存問又今巡魚目慙酬玉案頻絕境久疑  
真洞府長生卽是老仙人病來歸臥幽貞社夢  
裏尋游集勝春珍重相期閑日月會看東海自  
揚塵



映蓮堂

全秀才續求和其家亭題律甚懇愧  
久未果今以一絕答其意

聞說君家占地靈碧溪青墮繞園亭自嗟老病  
無由見將和題詩却且停

玉成堂

崑珍雖是稟精英不琢而磨器不成更把鄒書  
苦心訓乾乾終日服西銘

明誠齋

明誠旨訣學兼庸白鹿因輸兩進功萬理一原

非頓悟真心實體在專攻

采蓮精舍

賞愛蓮花無極翁襟懷光霽月兼風一般意思  
那無寓通直分明在眼中

次韻南義仲陶山雜興

曠絕天開洞高明地抱陽幽居觀物化同寓蘆  
蘭香菊色圍楓色山光映水光圖書滿四壁心  
事一何長

寄宰姪

五十年來再到人如今遊跡又成陳只應鳴玉



臺前水天樂鏘鏘萬古新

范蘭溪云百慮煩擾至靜者自若崔見  
叔府伯以爲疑某謂非無此理但自若  
二字可疑耳以二絕論其旨

止水如心靜爲體動時波汹靜難尋縱饒不靜  
非無靜浪息依然水靜深  
體隨用失如無靜性不終止本固存只說靜爲  
元自若蘭溪無乃太深言

而得寓精舍四絕見投今和其三

常恨山居事未全白頭歸臥尚牽纏勸君視我

爲深戒纔近榮途莫太前

孔聖猶箴擇里人曾云文會輔成仁老來更覺  
踈爲學慚愧空還又待春

地中雷起見天心三字符言當誨箴有鏡不磨  
空自歎直愁終未免塵侵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五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教

教咸鏡道巡邊使李浚慶書

王若曰夫居安慮危所以備倉卒之變設險守  
 國所以壯捍衛之規廟筭宜定於平時邊事  
 蓋難於踰度洪惟我國家三面受敵百年昇  
 平而關北一道舊為氈裘之鄉迫近豺狼之  
 窟曩者尹瓘之所恢拓宗瑞之所經營可謂  
 計出萬全智無遺策猶有如納哈出之豨突  
 疆圉如李施愛之盜弄潢池矧今關防踈虞



將士解體禍伏於不測人狃於久安築城彼  
域或慮危道而輕動合防舊堡僉謂長策之  
可行莫定是非有難施設則所以按一方之  
形便達萬世之偉績者寧可以少緩乎予小  
子謬承丕緒德未綏於荒服深居九重明不  
見於萬里欲舉無前之烈疇咨有用之材惟  
御學究天人資兼文武沈機先物有數萬甲  
兵於范曾雄略蓋時無百二金湯於秦國自  
先朝寵擢以遺後在冲人中昧而晚知夷考歷  
敷蔚有風績可以鎮頽俗屹乎若砥柱中流

之功可以壓醜戎隱然如虎豹在山之勢寔  
北門鎖鑰之重望宜四方屏翰之優為肆予  
頃卿以知中樞府事充咸鏡道巡邊使乃若  
慶興繫我依幽之基亟遭圯耿之患吾民之  
舊所粒食蕩悉於江陽陵坪主將之新欲懇  
田越寄於伊應巨島始許木柵之姑試遠報  
石城之粗完視民利雖若坻京構邊覺恐如  
山嶽又如白山胡則恣行漁獵黃洞城則久  
廢榛荒盡併夫甫老實化兩堡之孤懸復建  
此天作地險萬戶之守禦是皆邊將之計畫



累與廷臣而商量然而與其臆決於耳聞孰  
若身歷而目驗復有蜂蟻竊發搶掠我邊氓  
一厥罪難容可否窮討卿其廣咨詢以取捨參  
利害以乘除既不可印鹿以入林又不應膠  
柱而鼓瑟庶幾使予無復憂於北顧永期息  
於邊塵其他節目游刃自恢綸言可略階通  
政付卿專制罪大辟始予稟裁於戲往盡乃  
心無替予命至金城而上方略不但嘉充國  
之將謀自西川而奇險要仍可卜德裕於相  
業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慶尚道觀察使李清書

王若曰王者有下究之澤而不能自致於遐方  
匹夫有上籲之情而不能自達於懸聽事幾  
無窮而難乎獨運風俗各異而欲其同歸於  
是乎不有宏才贍智之臣愛民憂國之弼討  
謨廟堂而心乎公耳宣布方面而力於周爰  
則無以樹國體而成至理導德意而安遠民  
是故以朝廷爲本源而以郡縣爲支流視轉  
相猶股肱而視監司猶耳目此其內外相資  
一體相須而俱不可不重其任者也昔在唐



虞之世既隆於都俞吁咈之道而必有獄牧  
之咨文武之時既謹於公孤卿士之官而尤  
重於崇爰之化豈今日之可忽自先王而已  
然予以眇資續承 洪業一日二日念茲在  
茲尚昧阜成之規曾無惠鮮之政元元疾苦  
之已極蒼蒼譴罰之愈嚴三農被災四境具  
禍矧伊慶尚一道新羅故域島夷隣疆城邑  
控引而星羅民物繁滋而雨集強吞弱而賦  
役多弊詐欺愚而獄訟繁興古稱難治今想  
倍劇旱魃孔棘而如燼毒蟲又從而交戕歟

無見於棲糧人將至於填壑狃於割剝猶慮  
守宰之多殘迫於飢寒亦恐盜賊之或起而  
又倭奴積釁邊圉可虞罄倉穀不足以賑飢  
無軍儲曷賴以備患眷一方而憂惕簡在廷  
而詢謀惟卿心醇氣和德懋識遠弘毅足以  
大受厚重足以有容出納久司於銀臺平反  
歷試於京兆方聳衆望識時務固俊傑之宜  
允屬予懷分閭憂在腹心之寄故賢勞之獨  
及庶民瘼之可蘇惟是自嶺以南風教之興  
行政令之脩舉委巷小民之情僞利病列郡



守宰之勤慢幽明征稅之不可不均犴獄之不可不審一以付卿專制宜其體予至心至於放學雖曰從權亦當隨宜而敦勸救荒雖無上策要在盡心而撫摩激濁而揚清雪冤而伸屈采風謠而或其俗察水土而或矯其偏安而弗忘者危窮而可懼者變務本則穀貴而可蓄預養則兵敵而可精卿自知之予所言特其大者予厚望也卿所務豈止此乎母循故常毋取虛美其或政有異績治有顯能亟舉奏來以示褒典若有弗率弗迪作

奸犯科者通訓以下任卿所裁大辟之罪稟予以決於戲予既深於眷注故不免臨軒慄惻之辭卿可篤於奉行斯無負攬轡澄清之志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教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權應挺書

王若曰予惟古者方伯連帥之職得專制一方宣上德而達下情國政之污隆民生之休戚於是乎係焉故舜咨十二牧而四門闢周分二陟而王化行其責顧不重且大歟今之監



司卽其任也予以冲藐之資嗣先人艱大之  
業夙夜憂惶惟不克負荷是懼思惟正始而  
出治盍亦求賢而圖任顧我先王聖德神  
功施恩澤于民既歷三紀所以積累漸摩期  
臻隆古之盛者靡不至矣猶且天災所被俗  
吏所壅匹夫匹婦不獲自盡者容或有之矧  
伊黃海一道地褊民凋饑饉荐至使命繹駭  
賦役煩重嗚呼一方民力竭矣疇咨堪付簡  
在子衷惟卿名卿之胄峻特之資有練達時  
務之材識有擔當大事之風力志不苟於通

介節肯渝於險夷越自先朝播芬顯要應  
宿天官秉簡烏府藥階薇垣玉署銀臺罄無  
施而不宜予在東宮固亦知卿於勸講之日  
矣肆予今用卿爲本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  
節度使卿其體予至懷懋成乃績傳不云乎  
民事不可緩也王道之大本於農桑四維之  
張由於衣食黎民不飢不寒而後可以迪彝  
教崇禮義而治道成矣自古臨政願治孰不  
欲務此上不能澄其源而令于下下不能竭  
其心而布其澤守令之狼貪奸吏之蠹害豪



右之陵暴夫用是斯民烏得不蕩折流殍而相與悉畔其上也哉君舟之覆恒在於民巖肆予冲人永思艱以為人君祈天永命之道誠不外於懷保小民卿其念之哉若夫考績詰戎之嚴獄訟征徭之慎使巨細畢舉本末不遺斯為無憾於委任之意矣通訓以下任卿處分大辟以上稟予裁決於戲在嬾疲而出戒子則曷敢以多言彙初政而往宣卿可倍懷於靡及敬遵子命勿替惟休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疏

甲辰乞勿絕倭使疏

中訓大夫弘文館典翰知製教兼 經筵侍講官  
春秋館編修官承文院參校臣李滉誠惶誠恐  
謹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伏以人有恒言皆曰  
夷狄禽獸夫夷狄亦人耳乃比於禽獸者非固  
甚言之也為其不知禮義無君臣上下之分而  
其為生也蚩蚩蠢蠢冥頑不靈殆與禽獸無異  
故取類而並稱之爾故以禽獸畜禽獸則物得  
其性以夷狄待夷狄則夷安其分故王者不治



夷狄春秋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若乃執君臣上下之分而責禮義名教之道必欲與之辨是非爭曲直正逆順而後為快則是所謂督禽獸以行禮樂之事求以擾其心適以逆其性不搏則噬矣苗民叛悖大禹征之而猶不服頑亦甚矣至其舞干羽而來格則受之未聞念舊惡而猶拒之也玃狁內侵逼近京邑逆已大矣及其命將薄伐逐出境而已未聞較逆順而永絕之也往者島夷蛇梁之變不過狗鼠之偷耳既殺賊徒而却

之又掃畱館而逐之 國威既震 王法亦正彼乃怛威服德革心改過指他倭而為辭控大邦而自解俛首而祈哀搖尾而乞憐王道蕩蕩不逆詐不億不信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則今之倭奴之請若在可許而猶不許然則未知何時而可許乎夫廷臣之欲拒倭奴者其意必曰彼罪大矣今甫絕而遽和之則無以懲其惡而有納侮之悔是亦似矣而有不然者昔凶奴冒頓圍高帝於平城七日孝惠高后時單于遺書悖慢而高帝厚遺以自脫惠帝里辭以請和文



通河先生文集卷六  
帝時凶奴一入蕭關而殺北地都尉候騎至雍  
甘泉文帝赫然震怒命張相如欒布等擊之然  
至於出塞而後還卽遣書約和驩然若家人父  
子之相親旣而凶奴背約再入雲中殺掠甚衆  
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帝又命六將軍分屯以備  
之而已月餘凶奴遠塞則旋卽罷兵是數君者  
非不知凶奴之罪大而乃與之汲汲連和者誠  
以禽獸之不足與較而以生民之禍為重故也  
今以蛇梁竊發之事較之於彼雖曰同歸於罪  
而輕重則有間矣若之何不許其自新之路而

構禍於吾之赤子乎且如唐之突厥合兵入寇  
至渭水便橋之北而請和則太宗許之宋之契  
丹大舉八寇至澶淵而請和則真宗亦許之當  
是時突厥有懼心契丹已挫氣為二宗者豈不  
知輕許則有納侮之患而無懲惡之計乎乃釋  
然解仇寧舍陵犯之罪而與之為盟好者何哉  
兵凶戰危以利社稷安生靈為急而禽獸跳梁  
之故可置之於度外耳故自古帝王御戎之道  
以和為先其不得已而至於用兵者為其除禽  
獸逼人之害害去則止何必甚之而生怨以致



搏噬之患哉抑又有一說焉與夷狄和親之道固當有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而此權此勢必常令在我而不可令在彼也臣亦知朝廷之意以此為重而為是堅拒之議矣然有罪則絕之自新則許之此正權勢之在我而施當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何可違也有其權忘其勢而無心以處之則彼必以為大德而感悅於其心相率而投款矣是所謂化之也和不足言矣有虞之於苗民用此道也而今日之所當法也今也不然操其權挾其勢固沮其向善之心而

不肯許之則物我相形彼此角立蠢茲小醜必將大為怨恨而啓後日無窮之患矣邊釁一開兵連禍結海波沸騰鯨鯢陸梁欲化之則梗化愈甚欲和之則其權其勢已非專在於我而或與彼分矣與其勢分於彼而後求而和之曷若及其在我而聽彼之祈哀乎與其毒民於鋒鏑而後和之曷若保民字小而行王道之蕩蕩乎此其義理利害之章章較著者也朱文公曰金人終始以和之一字愚宋宋人終始以此自愚此則與今日之事大不同宋之君臣忘不共戴



天之讎為偷安一隅之計匍匐乞哀於滔天之  
醜虜是其操縱伸縮可否之權之勢在彼不在  
我而方且甘心聽命頤指氣使之不暇而日趨  
於危亡之域此當時忠臣義士之所以扼腕而  
痛心者也今也 朝廷開一小夷自新之路非  
如宋人自愚之失而有虞舜格苗之美何苦而  
不欲之乎當今天變現於上人事闕於下大禍  
重疊國運艱否根本危隍邊圉虛踈兵耗糧竭  
民怨神怒此吾東方何等時耶夫太白晝見乃兵  
興之象臣聞雖古之聖帝明王亦不能必其禍

難之不來但當其未來則無自我致之之道及  
其既來則有可以應之之備如斯而已今欲修  
人事以應天變而絕島夷來朝之望是可謂無  
自我致之之道乎開致兵之端而欲以應兵象  
之變臣未知其可也自我致之而我能應之已  
非謹災之道况以今之事勢未必能應之哉且  
國家已與北虜構釁安知彼中不有諸酋之  
桀驁切齒報復而謀犯邊守者乎設使南北二  
虜一時俱發則撐東而西掀衛腹而背潰未識  
國家將何所恃而能辦此乎此臣之所大憂



也東南財賦之所出兵力之所在尤不可不保  
臣愚以謂宜及此時而聽其和且爲之辭曰國  
有大赦於汝亦不可無鴻恩之及故特許爾請  
云云以復前日之約以紓南方之憂而益脩人  
事於根本之地以及其餘無所虧闕則雖使西  
北有警猶可專意於一面之備禦而無倉卒敗  
事之患豈不賢於四散四戰疲於奔命之不給  
者哉若如是而夷情反側尚悍然執兵以與我  
從事於邊鄙則是非自我所致所謂聖王之所  
不免亦當盡吾所以應之者如何耳吾如彼禽

獸何哉大抵 國家之於倭人許其和可矣而  
防備不可以少弛也以禮接之可矣而推借不  
可以太過也以糧幣糜其情無使失望可矣而  
不可因無厭之求贈賂之太濫也諺云驕子罵  
母夫家人之子不預防檢則必至於驕驕而不  
止或至於罵是子雖不子使子至此亦父母之  
過也况一忤而斥之終身其可乎故曰莫如預  
檢此亦今日之所當講也臣又聞人臣無私交  
事必有名義金安國待倭人過厚致此輩益肆  
貪縱安國不無罪焉然其意豈在於倭人哉而



彼且妄謂之忠於已而有胡椒之饋 朝廷許  
令其家受之使倭無知而爲此正當曉諭而却  
之使其挾詐而爲之則其陷於術中而爲 朝  
廷之羞不亦甚乎以本朝之臣而勸忠於日本  
此何名何義耶若令其家竟受此物則臣恐安  
國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前日臺臣之論甚合  
事理請有以裁之也臣素有虛羸沈痼之疾比  
來尤劇氣息綿延與死爲隣而聞 朝廷絕倭  
之請心竊惟歎以爲此事關百年 社稷之憂  
係億萬生靈之命不可不一言而死抱私恨於

無窮故力疾忍辛謹獻此狂瞽之說伏願 殿  
下以臣此章稟于 慈殿而更博謀於在廷之  
臣虛心而察邇折衷而審處之則非愚臣之幸  
乃 宗社之幸也臣無任僭越戰兢激切屏營  
之至謹昧死以 聞

戊午辭職疏

折衝將軍前僉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沐  
浴拜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昔先王  
之用人也量才而授任大以任大小以任小大  
小俱不合者則退之一有不幸上之人不知而



誤用之爲士者又必自量其才之不堪辭而乞  
退則聽之夫朝廷之不枉才如此士得行其  
志又如此故大臣無覆餗之譏小臣無尸祿之  
愆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莫不奮忠効力以濟治  
於上其不才者許其屏處於野得以安其分食  
其力亦守其禮義廉恥以象治於下此隆古之  
時所以賢愚得所禮讓興行而治道成也苟爲  
不然用人者不量其材之所宜以小爲大以短  
爲長舛施而強責焉雖其人自知其不能而却  
顧辭退非惟不聽又從而加委重焉彼爲士者

亦不免於束縛馳驟之勢黽勉而當其責矣及  
乎蚊不能負山挺不能支厦則曠闕之刺汗賤  
之恥且不暇言而誅罰已加乎其身矣若是者  
其士之變節而顛踣者固可罪然使士而至此  
非朝廷枉才之致乎非朝廷不聽其辭而強  
責之故乎此叔季之世所以在直倒置廉恥  
道喪而政理紊也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  
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宋儒朱熹氏之  
言曰士大夫辭受出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



衰尤不可以不審使二子不知而言則可使二子誠知言也則 聖朝之用人豈可不察其賢愚不量其當否徒以虛名而荐加 恩命其士大夫亦豈可不度其才德不恤其是非冒進而妄受之乎至如臣之至愚極陋病入膏肓之狀國人誰不知之諸大夫誰不知之左右大臣誰不知之竊伏惟念雖上至於 聖鑑之明亦已洞照而無隱矣其間一二公卿容或未及盡知而過為延薦之言正當裁自 聖察斷然勿施可也顧乃 辱賜除召前後非一不 詢輿論

不 聽辭免使朝失舉錯之宜國無賢愚之別此臣之所大惑也臣之無狀自知其不足廁於常流而誤 恩之加者至於臣身以致傳笑四方貽譏後世若又進而受之則前有貪冒欺罔之罪後有不勝其任之敗其為 聖治之累士風之壞詎有極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且臣未謝樞府之 命今三年於此矣世之人多不諒臣或謂其位世自逸或疑其矯飾求名或責以臣子之義不當稽 命或譏以愚下之人妄託古義臣亦知愛臣者少憎臣者多臣以孑然一



身當眾口之叢臣之危甚矣雖然臣之情實自  
在京辭職與在外辭 召命之日固已極力陳  
之庶幾得蒙 天心之俯察而時論之末亦以  
為永棄無害臣自今年以來方覬免於狼狽日  
夜恭俟罷免 指揮不意近者竊有聞於道路  
又將復有收錄之意臣心於此惶駭特甚無地  
措躬茫然莫測其端然而臣伏料廷臣所以有  
此誤啓之由豈不以數年閒處病或小愈而堪  
備使令也殊不知臣桑榆已迫蒲柳先零但有  
增劇無復差痊之理也若是而臣不自詆喑默

退處以至 朝廷遂復失舉則臣罪益大而臣  
身尤無所措矣又恐危淺之命或先朝露則是  
臣永抱不能瞑目之憾也故不得已復形於章  
疏歷數始末而祈懇焉臣稟性凡劣懵不曉事  
夙嬰疾病氣血凋虛遂至於沈痼難治因此失  
學年過三十僥倖科第中遭喪棘加以心疾屢  
瀕死地僅而得甦之後其患往復一有勞煩輒  
復發動方才不安其職將何以効匪躬而應世  
務乎以理言之自此當不復與於 朝班之後  
可也猶且貪戀 國恩遲回歲月至于癸卯當



中廟之末犬馬之齒四十有三而病勢日深  
身為司成不能供職因受由而退歸明年甲辰  
以校理召還已而二聖昇遐主上嗣服哀  
隕倥偬之餘增病艱仕丙午之春又以司僕正  
受由而歸又明年丁未以應教召還戊申出  
守丹陽其年換豐基己酉以久廢邑務不得已  
呈狀徑歸越三年壬子復以應教召還自是  
而至乙卯三數年間一思愈加而病愈甚每授  
一職率不能堪是年二月當其辭遞僉知未有  
後命之隙抽身下歸臣非不知此為未安朝

廷既不聽臣寮之辭退又連有受由之禁尸素  
之責欲免無路故也歸而才閱月有僉知召  
命又明年丙辰五月申下前命繼又有副提  
學召旨臣惶恐死罪皆上狀陳乞辭免未赴  
謹席橐私室以俟嚴譴之至賴殿下寬大  
如天之恩不加誅責仍其樞府之除復降  
溫諭不限以就職臣由是延保殘息得至今日  
嗚呼臣雖心病不至於狂易妄走豈不知享爵  
祿受恩榮之為樂哉臣雖無識自少講聞事  
君之道豈不知不俟駕不俟履之為恭哉其所



以苦守一隅處羣非積疑之中而不知變者正  
畏其進大有乖於事君之義也何謂義事之宜  
也然則諱愚竊位可謂宜乎病廢尸祿可謂宜  
乎虛名欺世可謂宜乎知非冒進可謂宜乎不  
職不退可謂宜乎持此五不宜以立 本朝其  
於為臣之義何如也故臣之不敢進祇欲成就一  
義字而已人反以義不當稽 命責之亦異乎  
臣之所聞矣求名者必為利傲世者必有挾臣  
之退歸得謗盈車臣何所利臣身百病枵然無  
物臣何所挾乎惟妄託古義之譏臣所甘心焉

雖然愚下之人不師古義以行事將益趨於汗  
下矣則臣何以避是名哉況臣在 先王朝身  
比登瀛位躋三品榮願極矣於何不足而敢歸  
於不當歸乎暨于 當宁之初察臣枉於誅竊  
之類復臣職於太僕之長其後又再收臣於隴  
畝之中置之清顯加之祿秩 恩渥至矣更有  
何慊而必退於不當退乎遲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夫豈妄言而孔子取之愚臣惘惘  
正為此也然壬子以前 召旨平例而臣之筋  
力猶或可支故不敢不進乙卯以後三四 下



書旨意非常而臣之愚病更甚於前日則臣雖欲進何可得乎夫以大夫之招招虞人於虞人榮矣虞人死執不往者貴賤分定不敢越也貴賤尚然賢愚獨不然乎今朝廷每以賢人之招招一愚臣愚臣之惟惑畏縮辭避遷延豈非分守之當然哉顧臣之素行踈鹵無足以取信故自癸卯至今十有六年在京辭遞者十除而未謝者四退歸田里者四在外未謝者六乞辭召命者三兩年垂六十百疾纏綿枯槁委頓昏憤錯謬而猶以為可從王事也 天日孔昭

不審如此尚可以從仕乎羞恥之心人皆有之臣豈忍獨無之乎臣聞之晉朝以王羲之自誓之苦而不復召宋高宗以曾幾進退有禮之願而許其退 本朝 英宗皇帝以吳與弼老病不堪供職之懇而聽其歸古今此類不可枚數彼其為是者豈臣忘君而君棄臣哉然後禮不瀆而義有終也彼其用捨有關於時者尚當如此況於愚人而可以虛名厚責僭加疊授愈弊愈堅無有了期者乎伏願 殿下察臣迂愚矜臣癯廋循古者退人以禮之義 許微臣欲免



叨竊之願 亟停前 命渙降德音如臣罪  
不至於鑄罷使仍以前除永退田里倣古人臣  
致仕之爲者庶臣及其未死之前得免欺天之  
罪優游平世補過守病以畢餘生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矣臣今茲上章但知陳私而他無一  
語亦臣之罪也然臣冥行半世晚慕糟粕而病  
不自力方患於左右矛盾不足以充獻芹之誠  
又奚暇妄發而他及哉至其所陳雖係一己之  
私而實有關於 清朝之士風蓋非謂微臣之  
有關 朝廷所以處之者使之有關故不得不

瀝血而言之惟 聖明之裁幸焉臣無任激切  
危懇之至謹上書以 聞

戊辰辭職疏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薰沐拜  
手稽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聞古之聖帝明  
王莫不以尊賢任士爲急務然其所謂賢士必  
皆正得其人而真取其實其所以尊禮招延之  
舉又必度其輕重之宜大小之差而行之未嘗  
有虛夸舛施之事故上得用賢之實下無冒進  
之譏德業彰而聲聞流豈不休哉時君世主苟



或徒有好賢之志樂善之誠而不思知人之爲  
難不問人品之如何不才不德之人謬加以招  
延之勤虛名欺世之士遽被之尊禮之儀則舉  
枉錯直而萬民不服賢愚混淆而國政日紊向  
之好賢樂善之心由是怠廢而卒致迷邦之害  
同歸於闇主昏朝之所爲傳笑四方貽譏千古  
嗚呼可不致謹而輕爲之哉恭惟 主上殿下  
光膺寶曆入繼大統方在瑯夜所以恭默思道  
自貽拮命者靡所不用其極而稟承 文母時  
咨碩輔發號施令動合時宜雪冤伸滯羣賢彙

征于以上答天心中承 先志下應人望者可  
謂至矣天縱 聖質睿學日進虛心延納寤寐  
賢哲益以敷求于中外其 好賢之志樂善之誠  
雖古之緇衣白駒何以尚之是宜在廷臣僚將  
順其美竭精殫慮廣詢博訪惟務正得其人而  
真取其實使斯世界有其人耶則所以禮之招  
之亦必遵用的當之儀而無虛夸舛施之事以  
期實用可也如或不幸而於外未得其人則宜  
只就滿朝賢才中慎擇其尤者獎進而委任責  
成焉亦靡有不足之嘆也奈之何計不出此而



乃以不才不德之甚如臣者苟充其數專取其欺世盜得之虛名欲以應 聖上側席求賢之意此則廷臣之爲 殿下謀者大繆而微臣之奉 明旨所以大懼而難進也雖然臣之於此不自陳其欺世盜名之由與凡臣罪過之端則 殿下何從而知之乎故臣不避鈇鉞之誅而敢自直焉臣自少鄙拙愚駭無鄉曲之譽而夙嬰疾病晚出仕路當 中廟朝濫塵清要不多年間已躡躋三品官矣臣自見立朝以來無一善狀恒病難仕而尸位竊祿厚負 國恩心甚

愧懼年過四十始因事退歸自始至今數十餘年而蒙 恩召還者凡五次矣每一入來輒復恒病難仕有甚於前官守廢闕身事艱梗惟有退身食力爲可以少安愚分不得已而又至退歸臣本欲以是苟免罪責而已臣雖憤憤豈欲藉此而沽名索價爲他日希世取寵之資而然哉不意世間自有一種浮議之人徒見臣久處閒地疑於省愆補過之餘少變其愚質猶或可比於人人乃相與造爲一切空虛之談不近之名欺人欺世輾轉浸淫遂以上欺於 天日彼



爲是者固無理無謂矣然皆由小臣處身失當  
以致之則臣欺世盜名之罪何所逃乎而凡今  
廷紳舊與臣同朝見臣首末者孰不知臣之罪  
惟是後來一二臣僚不知其然而徒欲執虛名  
以責實用至以是猥陳於 經席之上其爲欺  
天不亦甚乎臣又聞宋儒朱熹之言曰士大夫  
之辭受出處又豈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  
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不審也故雖  
以如臣之愚且有罪其於進退辭受之間不可  
以無是非黑白之分焉抑臣在 先王朝屢被

召命之下其前之三 召也皆官降其品別  
無嫌礙則臣聞 命卽行未嘗有遲疑不進之  
時矣惟其後之兩 召也或將陞秩而擬重責  
或已陞秩而授重任以臣之菲材瑣力如蚊負  
山決知其不能堪矣非但此也本辭其小而卒  
乃階小以受大本乞罷退而竟至因退而媒進  
其事之詭詐叨濫有甚於古之所謂巧宦捷徑  
之爲者臣以區區危懇不得不極力辭免並至  
四五而 天聽愈邈誠未上格一以 下旨切  
責不得已而進得工曹參判再以他事促 召



受一本作授

又不得已而進受知中樞府事則向之所謂辭  
小受大以退媒進之非臣自言之而臣反蹈之  
甘心醜類而不知為恥揆以古人辭受之義臣  
之不為清議所容審矣此又臣之罪也而況臣  
去年入都遭變罔極攀號累朔之餘賤疾遽劇  
勢將難救禮判除受不能供職實於辭免之日  
乞致仕歸田而未蒙允可臣之妄意以謂長  
年病退纔入而又病不職無狀如此是其於匪  
躬之地義既不展則獨有退身一義灼然明甚  
是以山陵在前不能畱待乘遞職無官之隙

而率爾徑歸雖以如臣之昧識亦極知未盡於  
臣子之常分矣然而臣伏觀杜氏通典奔赴君  
喪條有先聞先還後聞後還之語則外臣奔赴  
者似未必皆待葬畢而後歸也若臣者受先  
朝寬大之恩得退在外者前後十五六年於茲  
至於遇變之後病廢臣職又若是雖欲強自  
附於在朝諸臣夙夜展力之列以盡常分其道  
未由而尸居病坊負罪負恩久猶不去其罪  
愈大當此之際為臣計者舍先歸後歸之例外  
更無他術可以變通而兩全則臣之妄歸其亦



理極義變出於迫不得已也而一時物情固所  
咸恠詬論煩興訾責沓至或以爲好名或以爲  
佯病或比於山禽或斥爲異端是則臣以爲臣  
失道獲罪時賢大矣更將何道可以當 聖眷  
而爲時用乎昔孟子告齊宣王曰左右皆曰賢  
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  
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今茲之舉有異於是  
不咨於左右不謀於諸大夫國人而獨采一二  
臣之誤 啓以有此 命凡臣所有欺世之虛  
名媒進之賤行負 國之深罪皆無由下察焉

而強名之曰賢至用旌招之禮以招之臣自顧  
一身但有三鬻之積而無一寸之長宦達病廢  
之餘蹤又非隱淪抱負之特起臣以何名何義  
任然承當而冒進於 闕下哉臣非不願進也  
而所進之路非所敢進也非不願入也而所入  
之門非所敢入也臣雖冒取而敢進其如傳笑  
四方與貽譏千古何哉且微臣之在 先朝末  
所以昧萬死不敢進者正以其 恩太厚責太  
重非庸末小臣所敢當故也而今者一二臣之  
爲 殿下謀乃更勸用 先朝所不用之禮以



加之豈不以臣爲意望無厭猶懷不滿於先朝之恩眷而不來今須示之以加厚之意若將有以大滿其志而後可致耶夫非賢而敢自賢妄應招賢之禮而往已滿而猶不滿必至大滿而後乃足此何等冒罔無忌憚小人之尤甚者也若臣實有是心聖朝取之之意何在實無是心則朝廷禮意之益厚乃小臣進途之益阻也臣進益阻而朝命不止則其勢必至於獲戾犯科危身辱國而後已焉則臣之於此怵迫窘蹙爲如何哉臣伏聞先王之世愚下之

臣處之旣當其分其所不能不使強爲老病之臣又必聽其致仕俾無廢曠以養廉恥此天地生成之恩君仁臣義胥盡其道實亦聖世之高致清時之美風也今臣以愚陋妄庸之資本宜進處下僚退伏民伍乃其分也而加之以病入膏肓積成沈痼強壯之年尚不能從仕今則犬馬之齒六十有八疴痺癰殘昏眩茫昧更甚於八九十歲人今不記昨夕已忘朝一言未終頓失首尾一事當前渾迷前後使臣在朝而若此猶當乞骸致仕如恐不及矧可旣退而復進乎



今日若進而可仕往年何以每進而每不得留  
乎去年亦豈至於辜 恩而徑退乎合前後而  
皆若是今雖或不免而一進亦祇有求退一事  
而已復何有益於 國事乎幸今臣賴天之靈  
自知不堪而苦乞休罷如蒙 聖朝矜憫愚誠  
快從其願而以禮退之庶可因此而自贖其前  
日欺天之罪矣或者 朝意不以舛施為不可  
仍遂強其所不能使之顛頓狼狽以上溷於  
清明之政則其所以取笑四方貽譏千古者豈  
獨臣一身而已哉 殿下如不以臣言為信伏

請試以臣所自陳者 歷問于左右輔弼之臣  
與諸大夫國人兼所以處臣之宜凡厥諸臣見  
臣首才知臣不肖之狀者十而八九誰敢有內  
懷咎責而外假愆愆昔則嗤鄙而今反揄揚乎  
必能不揜其實直斥而顯白之如是則凡臣之  
種種罪過可以昭然畢達於 聖鑑之明矣如  
此則前者一二臣僚謬 啓引重之辭自歸於  
虛誕而不可行矣中間 誤下絲綸之言又豈  
可辱在草野而不為之所乎臣於頃者既蒙停  
待日溫之 旨感戴再生之 恩矣竊伏惟念



上天覆物無微不至，蝼蟻惴惴有訴，必達茲敢。冒昧瀝血，仰陳懇迫之情，伏願聖上稟承于慈殿，益推此意以終。大造寬虞，人不至之誅。考先王退人之禮，先須收還，誤下之綸言，仍罷。召命而改圖于朝野，必求正得其人，而真取其實以畢。聖朝求賢之美意，亟令該曹申舉，致仕之盛典，許臣乞骸之請，俾臣進退顛沛之餘，庶幾猶及獲免罪戾，收召魂魄，生而反本，為康衢祝。堯之民死而瞑目，遂結草酬恩之願，此非愚臣之幸也。乃聖朝舉措

服民之道也，而求賢得賢，於是乎可幾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殞越，惶戰席藁，俟命之至，臣混昧死，再拜謹言。

戊辰辭職疏二

資憲大夫前知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昧死拜手稽首上書于主上殿下臣。自前年十月至今，今年二月之終，凡七被聖旨，皆緣召除之故。臣極知無狀，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旨，故每一命下，輒露丹悃狀，啓疏陳乞，賜罷免而誠未上格。俞音尚闕，臣以老病昏迷



又不能奔走 闕下謝 恩供職臣罪當萬死  
甘伏常刑而 聖恩包含久未有 指揮臣不  
勝感祝憂惶之至今者復以衷私所激迫不得  
已而敢瀆 宸嚴更陳危懇庶幾 天日之明有  
所矜憐而俯察焉臣竊謂古先哲王所以能得  
一世之人才而善用之者無他以其擇之審而  
處之當故也蓋天下人才之品有大有小大者  
不可以為小小者不可以為大也先王知其然  
故必謹審而擇之難慎而處之爵命之加各隨  
其才品官職之等視此為高下大以處大則必

須歷試然後乃可小以處小則未嘗越分而僭  
授其不才者黜而去之不使參錯於庶位此先  
王之所以能用人而致太平也雖然當是時豈  
惟人君之用人如此其臣之進為世用者尤極  
其審處之道大者之受大小者之處小莫不自  
度其能否而後就之故曰量而後入不入而後  
量也其或不幸而有不堪之命則臣有辭退之  
路君有聽許之恩是以下不得罪於上上無失  
舉於下凡為是者莫非至當之理不易之則君  
臣胥盡其道以之相待而相成者也苟為不然



君不審處舉大以強委之小臣不審處抗小而竊據其大亦或當辭而不知辭當許而不遂許則上之必有以受覆餗之敗下之必有以致負乘之寇至於此而後雖欲悔之亦無所及矣臣前此伏蒙 教書引喻以程子朱子急趨君命之義頃日 下旨又有勿以進退為嫌遠來之教臣聞 命震越之餘竊伏惟念亦有所大疑於其間臣不得以不白也夫人臣得君之召命苟無嫌礙於辭受之義則進趨之急不容少緩如程子朱子之於當日有可進之道無可辭之

嫌則安得不為之汲汲然以進乎故其言如此矣然而執二子一時之言而揆他日所處之事其所不然者尤多何也其於辭受之間有小嫌礙則進退之際決不可以不計其嫌也是以程子之前後辭官者九其終不就者三朱子之辭召命者凡十辭官與辭堂促者無慮五六十有餘其終不就者八夫以二子任斯道之責富經綸之業元祐之政乾淳之治自三代以下鮮有其比而二子乃如是夫豈不義而二子為之哉誠以為當辭受而不辨禮義處進退而不問可



否則失其本心而道爲之廢故不得已而然耳  
非但二子之爲然司馬光之於樞密副使范鎮  
之於門下侍郎皆固辭不拜劉宰之去也七除  
官而一不至崔與之之歸也三登擢荐下召而  
率皆力辭未復爲之十三疏而終不起是數君  
子者豈忘君臣之大義而好爲詭異之行以取  
廉潔之名哉君之使臣有時而不可強也臣之  
事君有時而不敢徇也此等之事古人視之如  
飲食裘褐然躬行者不以危憂見聞者不爲駭  
異良史書之於策以垂後世者此豈無所見而

然哉其必有大關於名教之中故也抑臣之引  
諸賢而爲言者徒以對揚 教書之意云爾若  
以微臣之事言之以至愚極陋之資抱長年沈  
痼之疾空踈闇劣無物可倫若用先王甄別大  
小之法本不當廁在百執事之列而僥倖入仕  
歷試三品瑣瑣碌碌一職不辦小者如此大者  
可知故自懷慙懼而身始不安於 朝歸農食  
力欲以守素分而免吏議而已不意因此而賂  
得虛名欺人欺世遂以上欺於 天日致令  
聖朝真偽莫辨 誤恩屢加在臣則方辭本職



而退伏 朝命則因其所辭而擢陞臣又力辭其所陞而朝復因陞而又陞二十年來如是輾轉至再至三以言乎勞蹟則無一毫之有著而以言乎職秩則巍然六卿之列矣此乃古今天下絕無之事而為臣之大愆心事矛盾實躡鑿臣雖有區區脫免之志籲 天而天無階控人而人不信俯仰愧慄無如之何也則中心自誓以為為臣而負罪若此惟有不處其位不享其利為可以洒身贖罪之萬一此臣所以累被 誤恩之後不得不以退歸為義而不敢復

為陳力就列之計也當今 龍飛九五萬物欣覩好賢樂善出於至誠濟濟廷紳尤當以先王用人審處之道奉勸而力行之顧乃有後來滯見之臣猥舉臣名不究虛實誇張而論薦之以誤 聖上側席求賢之美意由是 聖意依屬一向信用於其言所以召臣與 命臣者荐沓隆重皆非蟻蝨微臣所敢承當臣不勝其駭懼隕獲之至方且陳疏自劾瀝血披肝覬蒙 恩免而其疏未達之頃又有特陞贊成之 命則視臣曾今乞辭之意其輕重大小能堪與否何



如也若以臣辭為矯情非實而大官高爵可以  
為臣之利則無乃與 聖朝當初過聽而責臣  
之意大相反乎以云云之名得懷利之臣徒夸  
張而竟落虛又何如也今夫賭博賤技一手虛  
著全局皆敗而况 新政之於大舉錯寧可累  
手虛著而不虞其敗局乎臣伏想朝臣之中為  
國忠慮者不為不多彼見 朝廷舉錯之若是  
必為之扼腕長歎仰屋竊嘆而猶不敢為 朝  
廷深言之者只緣 聖意未免以先入之說辱  
垂卷於所不當之地故羣下雷同不肯表白而

斥言之臣恐子思所謂國事日非者將見於今  
而一朝 朝廷見臣之果為匪人如其自陳則  
非但臣身與薦臣者得罪舉朝之臣皆不免有  
不言之責也臣初聞 命時意謂以 殿下之  
明聖惟不知臣不肖之實故如此耳近上一疏  
數狀之中竭臣罪釁殫臣臆豈不得蒙被  
天恩乎厥後兩奉 下旨則誤加獎責猶前日  
也而凡臣哀苦祝禱之辭皆未獲 徹聞而施  
行矣人皆謂臣曰進退辭受必以道乃前賢之  
事也汝是何人敢欲効此為今之人惟知有君



命而已不然且將得罪臣益深惶窘亟欲扶曳  
登途頓撼奔馳則危證暴發生死不可知矣如  
或不死而至闕下拜受之餘百僚之所指都  
人之所斥兀然依舊是數十年來五進六退負  
國辜恩之一庸人耳儼然依舊是去年所見  
疾病委篤受職未行狼狽逃歸之一匹夫耳莫  
不忿然唾之曰彼何人而屢辱吾君之寵命  
耶問之朝廷事則略不知其東西使之理職  
事則茫不見其頭緒癡瘁之形不可以近耿  
光強而進之則適所以生鄙厭於淵衷迂僻

之學不足以贊聖謨冒而陳之則或反以滋  
疑晦於睿思以中書為養病之坊以政堂為  
伴食之所呈病為臣之先務避事為臣之良策  
老馬為駒之刺必興蹲池不去之謗又至然而  
欲乞骸則曾無得請之望欲告老則未開致仕  
之路因仍苟且之際不為臺章擊遂而去則必  
為王法絀羅而敗臣之一身固不足惜其如  
辱命損國何哉臣憫迫之情猶有所未盡  
請復以一事為比而陳之設有國君好勇購求  
能舉重之士先置所舉之任自十鈞之輕以至



百千萬鈞之重每任賞金之數如其鈞數焉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而嘗試舉之此人自知力盡於三數十鈞而病去之矣有執虛而告君者曰某人今可舉烏獲之任其君信而招之使舉五十鈞則辭曰病我力屈於數十鈞矣如五十何避而去之又招之使舉七十鈞則又辭曰病我會辭五十鈞矣如七十何又避而去之又招之使舉百鈞之重則其人自以老病益甚慙懼益深方且遁逃辭避之不暇人有不信其情者告君曰彼之不來誠不足而賞薄故也於

是又盡意而增益之至於付千鈞之重使舉之然則爲此人者將不計糜身之壓絕脈之患敢進而受千金之利爲可乎抑將却走深匿而終身不出爲可乎夫十鈞之於百鈞千鈞輕重不啻懸絕矣安有一人之力少壯而屈於十鈞者至老病將死而能勝百千鈞之理乎此國人之所共見知非欺罔而規避也不知減重而就輕以議其任而乃反每辭而輒增以督舉之不能則將以不恭之罪隨之不亦寬乎微臣之事正類於彼而所處之關重有甚焉彼惟勇力之應



募猶不敢不舉任而受賞若 聖朝之於臣則  
既加之以禮義之責而處之以士君子之道臣  
若反以懷巧宦之心挾市井之謀不顧前後專  
以飾虛冒偽攬取卿相之位豈不為彼逃募勇  
者之所笑而壞士風辱臣節妨賢路巖 聖治  
之罪可勝誅哉臣有心氣之疾甚於他病積年  
調治僅不至於狂易今自稽 命以來晝夜憂  
畏煎焦本病之發恐或至於失性臣伏惟 聖  
神撫運如天覆物物各得所而臣以螻蟻微喘  
獨不得安其分願蒼黃困迫之情無處告訴生

則如窮人之無歸死則抱羞愧而不瞑伏願  
主上殿下曲賜軫惻渙發德音臣滉已曾冒受  
職秩雖不敢遽望并褫見今新授崇品之秩貳  
公之職與兼帶 經筵亟令還收成命仍以前職  
秩許其致仕庶俾喘喘餘息須臾無死畢義田  
間使四方後代皆知小才不可以大受老病不  
責以職事卿相之位不可以虛偽妄得而仁政  
之下果無一物不得其所則盛德大恩臣當與  
四方萬生同其霑洽而不敢私為一身之幸也  
臣無任望 天仰 聖激切祈懇之至臣滉昧



死再拜謹言

戊辰六條疏

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臣李滉謹齋戒拜手稽  
首上言于 主上殿下臣以草野微蹤散材之  
用事國無狀歸鄉俟死 先朝誤聞累加寵命  
遠及 當宁襲誤愈隆至於今年春超躡之除  
尤駭聞聽臣冒犯雷霆辭不敢當雖已蒙 恩  
諒察獲免負乘然品秩不改僭越依前加以臣  
老疾摧頽無一分精力可堪從仕而叨綴崇班  
益慙益懼難以久忝非據為 聖朝羞泐顧緣

臣今茲之來濫被 垂眷既異尋常臣雖素昧  
籌略不可不罄竭丹忱思效一得之愚而又恐  
口陳之際神茫辭訥掛一漏萬茲敢因文達意  
掇拾推論分為六條冒進于 前疑雖未敢望  
有補於涓埃或可以少贊 執御之箴否乎

其一曰重繼統以全仁孝臣聞天下之事莫  
大於君位之一統夫以莫大之統父傳於  
子而子承乎父其事之至重為如何哉自  
古人君莫不承至大至重之統而鮮能知  
至大至重之義孝有慙德而仁未盡道者



多矣處常猶然其或以旁支入繼之君則能盡仁孝之道者益寡而得罪彝倫之教者比比有之豈不深可畏哉嗚呼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家無二尊喪不二斬古之聖人非不知本生之恩重且大而制為禮法使為人後者為之子既曰為之子則仁孝之道當專於所後而本生之恩反不得與之並立焉是以聖人秉義以殺本生之恩隆恩以完所後之義蓋易明致一孟戒二本權衡所定倫則灼然而況旁支之入繼

也受天命而踐寶位宗社之付託何如臣民之仰戴何因乎其敢以私意有所反易而不為之致隆於所後哉恭惟 主上殿下以王室至親之重膺 先王豫簡之命入承大統天人響合兢夜克盡於恤宅愛敬無嫌於幹蠱凡所以繼志述事者莫非出於至性而由乎中誠其於仁孝之道不患其不致隆也上自 廟社之靈下及臣民之心固已胥悅而交慶矣然而心難持於盤水善難保於風燭古語云木腐而蟲



生孝衰於妻子今也 殿下之心如水未  
波如鏡未塵所以仁愛之發藹然而無闕  
孝順之行純乎其間矣至於異時耳目  
之蔽蒙雜陳愛憎之搖惑並進日久月深  
事玩情狃不審 殿下之心於是乎能不  
受變於外而卓然主善於中恒如今日乎  
苟能如是萬受祉而百無憂矣如或不幸  
而 聖慮淵衷一有遷化於彼則不惟所  
以承 宗廟奉 長樂者動有違慢人或  
有乘偏私之罅隙而以詭經破義之說懲

憊而迎合之馴致於殺其所當隆隆其所  
當殺者安保其必無乎此古來入繼之君  
所以多得罪於彛教而今日之所宜為至  
戒者也抑臣非敢導 殿下以薄於本生  
也徒以為當隆則有聖王之定法如此當  
殺則有先儒之定論可師一隆一殺即是  
天理人倫之極致一遵乎此而莫以分毫  
私意參錯於其間然後為仁為孝可得以  
議矣雖然孝為百行之原一行有虧則孝  
不得為純孝矣仁為萬善之長一善不備



則仁不得為全仁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二曰杜讒間以親 兩宮臣聞父母之愛其子為慈子之善事親為孝孝慈之道出於天性而首於衆善其恩至深其倫至重其情最切以至深之恩因至重之倫而行最切之情宜無有不盡者而或至於孝道有缺慈天亦虧其有甚者則至親化為豺狼而莫之恤人固有不免而帝王之家此患尤多其故何哉凡以情勢易阻而讒

間益衆也所以云情勢易阻者以宮殿之所御逐日之進見地近嚴而勢或阻事多端而情或鬱也所以云讒間益衆者以兩宮之間昵侍左右便嬖給事者無非宦寺與婦人也此輩之性例多陰邪狡獪挾姦而懷私喜亂而樂禍不知存慈之為何物禮義之為何事惟以所事為之重一彼一此分勢角立爭多較少恩怨生於指顧利害卜於向背以無為有以是為非情狀萬端如鬼如蜮或激而致怒或誑而令懼一



或傾耳而聽信則自陷於不孝而陷親於不慈必矣蓋家法嚴正兩宮交驩則此輩無所容其奸而不獲利必也交構互嫌主昏倫悖而後得以騁其術售其讒而得大利此小人女子之通患也雖然亦視其君德之仁鄙御治之嚴縱如何而應之捷如影響然則人君顧自治如何耳苟能自治亦何患之有哉臣去年在都下流聞道路卽位伊始此類之中有以潛邸舊恩不待上命而敢進者遽蒙峻却而退一國之

人咸仰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如此自是以來聖德日聞仁孝罔間推此以往何陰而不伏何惡而敢肆乎雖然殿下切不可恃此而忽於霜冰之戒也且夫以殿下之孝誠極一國之奉養孝亦大矣然人子職分之所當爲者無窮無盡豈可謂吾之事親已足而無他虞哉又今日殿下之事親所謂以義而隆恩以變而處常斯二者之際實小人女子之所伺隙而造釁者也臣伏觀前代之事上



有慈親下有賢嗣而為賊宦讒妾交鬪兩  
間而不終厥孝者何可勝道哉況今宮闈  
之間宿姦老蠱如前後朝論所深憂者猶  
未盡去此恐不但如羸豕之躑躅而已伏  
願 殿下監大易家人之義法小學明倫  
之訓嚴於自治而謹於正家篤於事親而  
盡於子職使左右近習之人洞然皆知  
兩宮至情莫重於孝慈而吾輩讒間無以  
得行於其間亦見其成孝慈者獲安生兩  
隙者得罪則自然無陰邪間亂之患而孝

道無關又推此心用此誠以致孝敬於  
恭懿殿固不盡情竭力則道隆繼繼仁至  
義盡而 三宮驩洽萬福畢臻矣詩曰咳  
兮侈兮成是南箕又曰永言孝思孝思維  
則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三曰敦聖學以立治本臣聞帝王之學心  
法之要淵源於大舜之命禹其言曰人心  
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以  
天下相傳欲使之安天下也其為付囑之  
言宜莫急於政治而舜之於禹丁寧告戒



通溪先生文集卷六  
四十二  
不過如此者豈不以學問成德為治之大  
本也精一執中為學之大法也以大法而  
立大本則天下之政治皆自此而出乎惟  
古之聖謨若此故雖以如臣之愚亦知聖  
學為至治之本而僭有獻焉雖然舜之此  
言但道其危微而不及其危微之故但教  
以精一而不示以精一之法後之人雖欲  
據此而真知實踐乎道殆亦難矣其後列  
聖相承至孔氏而其法大備大學之格致  
誠正中庸之明善誠身是也諸儒迭興遠

朱氏而其說大明大學中庸之章句或問  
是也今從事於此二書而為真知實踐之  
學比如大明中天開眼可覩如周道當前  
舉足可履所患世之人君能有志此學者  
鮮矣其或有志而能有始有終者為尤鮮  
焉嗚呼此道之所以不傳治之所以不古  
也而其亦有待而然乎恭惟主上殿下  
神聖之資出於天畀膺指之學進於日新  
儒臣講官無不聳服而讚歎也則殿下  
之於此學有其資有其志矣其於致知之



方力行之功亦可謂有其始矣然而愚臣  
妄意恐不可執此而遽以爲能知能行也  
臣請先以致知一事言之自吾之性情形  
色日用彝倫之近以至於天地萬物古今  
事變之多莫不有至實之理至當之則存  
焉卽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故學之不可  
以不博問之不可以不審思之不可以不  
慎辨之不可以不明四者致知之目也而  
四者之中慎思爲尤重思者何也求諸心  
而有驗有得之謂也能驗於心而明辨其

理欲善惡之幾義利是非之判無不研精  
無少差謬則所謂危微之故精一之法可  
以真知其如此而無疑矣今 殿下於四  
者之功旣以啓其始而發其端矣臣請因  
其發端而益致其積累之功其次第節目  
依或問所示之詳敬以爲主而事事物物  
莫不窮其所當然與其所以然之故沈潛  
反覆玩索體認而極其至至於歲月之久  
功力之深而一朝不覺其有豁然融釋豁  
然貫通處則始知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者真是其然而不迷於危微不眩於精  
一而中可執此之謂真知也臣請復以力  
行之事言之誠意必審於幾微而無一毫  
之不實正心必察於動靜而無一事之不  
正修身則勿陷於一辟齊家則毋狃於一  
偏戒懼而謹獨強志而不息數者力行之  
目也而數者之中心意為最關心為天君  
而意其發也先誠其所發則一誠足以消  
萬偽以正其天君則百體從令而所踐無  
非實矣今 殿下於數者之功亦已啓其

始而舉其緒矣臣請因其舉緒而益致其  
親切之功其規模宗旨遵二書所垂之教  
敬以為主而隨時隨處念念提撕件件兢  
業萬累眾欲洒滌於靈臺五常百行磨礱  
乎至善食息酬酢而涵泳乎義理懲窒遷  
改而懋勉乎誠一廣大高明不離於禮法  
參贊經綸皆原於屋漏如是積真之多歷  
時之久自然義精仁熟欲罷不能而忽不  
自知其入於聖賢中和之域矣其實踐之  
效至此則道成德立而為治之本於是乎



在取人之則果不外身自見羣賢彙征績  
用咸熙措世於隆平納民於仁壽有不難  
矣或曰帝王之學不與經生學子同此謂  
拘文義工綴緝之類云耳至如敬以為本  
而窮理以致知反躬以踐實此乃妙心法  
而傳道學之要帝王之與恒人豈有異哉  
抑真知與實踐如車兩輪關一不可如人  
兩脚相待互進故程子曰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朱子曰若躬行上未有工夫亦無  
窮理處是以二者之功合而言之相為始

終分而言之則又各自有始終焉嗚呼不  
始固無終也無終則安用始而入主之學  
率多有始而無終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  
肆以一出一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卒  
同歸於蔑德而迷國者何哉莫危者人心  
易陷於欲而難復乎理莫微者道心慙開  
於理而旋閉于欲故也今欲使易陷者退  
聽而不得作慙開者接續而無間斷以成  
就於帝王相傳執中之學非精之一之之  
功何以哉傳說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



學厥德修罔覺孔子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四曰明道術以正人心臣聞唐虞三代之盛道術大明而無他歧之惑故人心得正而治化易洽也衰周以後道術不明而邪慝並興故人心不正治之而不治化之而難化也何謂道術出於天命而行於彝倫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也堯舜三王明乎此而得其位故澤及於天下孔曾思孟明

乎此而不得位故教傳於萬世後世人主惟不能因其教而得其道以倡明於一世是以異端亂真之說功利醜正之徒得以鼓惑馳驟陷溺人心其禍滔天而莫之救也中間有宋諸賢大闡斯道而俱不得見用於世其所以明彝教正人心者亦不能收功於一時而止傳於萬世矣矧我東方僻在海隅箕範失傳歷世茫茫至于麗氏之末程朱之書始至而道學可明入于本朝 聖聖相承創業垂統其規模典章大



抵皆斯道之發用也然而自肇國至于今日將二百年于茲撫覽治效而揆以先王之道猶未免有所歉然於列聖之心者無他焉亦曰道術不明而他歧之害人心者多也方今主上殿下以堯舜之資躬帝王之學志遵古昔求治如渴蓋將以興起斯文措一世於唐虞三代之隆誠為我東方千載一時朝野欣欣莫不拭目而相慶然於是乎若不明先王之道術定一代之趨尚以表率而導迪之亦何能使一

國之人回積惑而舍多歧一變而從我於大中至正之教乎故臣愚必以明道術以正人心者為新政之獻焉雖則然矣而其明之之事亦有本末先後緩急之施其本末又有虛實之異歸焉本乎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而行乎民生日用彝倫之教者本也追蹤乎法制襲美乎文物革今師古依倣比較者末也本在所先而急末在所後而緩也然得其道而君德成則本末皆實而為唐虞之治失其道而君德非則本



末皆虛而有叔季之禍固不可恃虛名而  
蕪聖治之成亦不可昧要法而求心得之  
妙也今 殿下誠能知虛名之不可恃求  
要法以明道學請必深納於臣前所論真  
知實踐之說敬以始之敬以終之方其始  
也所知者或有黯晦而未瑩所行者或有  
矛盾而不合請慎勿因此而生厭沮之心  
當知聖賢必不我欺但我功力未至勉勉  
循循而不廢於中道如此積習之久純熟  
之餘自至於精義入神而目牛無全睥面

盜背而左右逢原此之謂躬行心得而道  
明於已帝堯文王之克明德是也自此而  
推之無適而非道親九族而平百姓由睢  
麟以及鵠騶今豈異於堯文之時哉德化  
薰蒸內外融徹朝敬讓而家孝悌士知學  
而民知義人心其有不正当術其有不明  
者乎荀子曰君者孟也孟方則水方君者  
表也表正則影直豈不信哉雖然微臣之  
私憂過計更於人心歧惑之說特有感焉  
臣伏見東方異端之害佛氏為甚而高麗



氏以至於亡國雖以我朝之盛治猶未能絕其根柢往往投時而熾漫雖賴先王旋覺其非而汎掃去之餘波遺燼尚有存者老莊之虛誕或有耽尚而侮聖蔑禮之風間作管商之術業幸無傳述而計功謀利之弊猶錮鄉原亂德之習濫觴於末流之媚世俗學迷方之患燎原於舉子之逐名而况名途宦路乘機抵巇反側欺負之徒亦安可謂盡無也以此觀之今之人心不正甚矣設若不幸而主上嚮道之

心少不如初或見於好惡之偏或漏於已私之隙則凡此數等之人必有雜然並進魑魅魍魎舞術眩恠百端攻鑽一為所中則便與之俱化於彼矣化於彼則變於此好在彼則惡在此黨乎彼則仇乎此自古人君始初清明其政可觀既而為姦邪所中異端所惑以敗功殄國如宋之括徽寧理之為者何可勝數伏願殿下以古之失道為今之明鑑執志如金石貫始終而毋渝明道如日月廓氛陰而罔干勿論講



道與求治皆要常久而不已則不但待興之士自新之民皆升于大猷向之羣邪雜慝亦將受變於神化之不暇安敢或進以爲吾患哉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五曰推腹心以通耳目臣聞一國之體猶一一人之身也人之一身元首居上而統臨腹心承中而幹任耳目旁達而衛喻然後

身得安焉人主者一國之元首也而大臣其腹心也臺諫其耳目也三者相待而相成實有國不易之常勢而天下古今之所共知也古之人君有不信任大臣不聽用臺諫者譬如人自決其腹心自塗其耳目固無元首獨成人之理其或有信任大臣而不由其道其求之也不求其能匡濟輔弼之賢而惟求其阿諛順旨者以謀遂其私是其所得者非姦邪亂政之人則必兇賊擅權之夫君以此人爲濟欲之腹心臣



以此君為濟欲之元首上下相蒙締結牢  
固人莫能間而一有鯁直之士觸犯其鋒  
則必加之竄謫誅戮為齏為粉而後已焉  
由是忠賢盡逐國內空虛而耳目之司皆  
為當路之私人矣則所謂耳目者非元首  
之耳目也乃當路之耳目也於是憑耳目  
而鼓勢煽焰以黨助權臣之惡由腹心而  
積戾稔禍以蓄成闇主之慝侈然自以為  
各得所欲而不知元首之鳩毒發於腹心  
腹心之蛇蝎起於耳目也此古今一轍前

者既覆後不知戒相尋而未已誠可痛也  
今日 朝廷之事則異於是 聖智之德  
首出庶物而正位居體為一國之元而其  
於腹心之地耳目之官亦皆選於衆而重  
其責矣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  
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上有聖主不  
患其無賢臣也臣愚伏願 聖上唯當顧  
謫天之明命恭已南面推誠腹心明目達  
聰建中于民建極于上不以分毫私意撓  
壞於其間則居輔相之位者必皆以沃心



陳謨論道經邦自任處諫諍之列者無不以面折廷爭補闕拾遺為職三勢洞然聚精會神通為一體若是而朝無善政國無善治世不致隆平者臣未之聞也雖然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人主之心一怠於儆戒而流於佚樂則法度之壞不俟終日而賢之不終任邪之不克去亦理勢之必然也故雖以治平之朝其或不幸而一有此兆則大臣必有逢君之惡以圖

竊國柄者小臣必有寧媚於寵以規饕已利者遂使前日之腹心今變為寇攘前日之耳目今變為蔽蒙前日之一體今變為胡越而衰亂之形危亡之事不待他時而立見於前矣皋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言萬事之墮責在元首也宋臣王介之言曰宰相而承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言邪徑之為害無異於腹心耳目之地也至呂公弼之諫仁宗則曰諫官為耳目執政



為股肱股肱耳目必相為用然後身安而  
元首尊故臣以為不由邪徑而能相為用  
至善之道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其六曰誠修省以承天愛臣聞董仲舒告武  
帝之言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  
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恠異以警  
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  
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旨哉言乎誠  
萬世人主之龜鑑而不可忽焉者也雖然  
人主於此又當知天心之所以仁愛我者

何故而然又當知我所以奉承天心者何  
道而可無不深思熟講而實體行之然後  
庶可以享天心而盡君道矣臣請為 殿  
下言其故竊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天地  
之間含生之類總總林林若動若植若洪  
若纖皆天所闢覆而仁愛而況於吾民之  
肖象而最靈為天地之心者乎然天有是  
心而不能以自施必就夫最靈之中而尤  
眷其聖哲元良德協于神人者為之君付  
之司牧以行其仁愛之政既命之佑之而



寵綏四方矣猶恐其或怠而難生於所忽也於是乎又有所謂災異警譴之加焉天之於君所以反覆丁寧若是者無他既以仁愛之責委重於此自當有仁愛之報惓惓於此也誠使爲人君者知天之所以仁愛我者如此其不徒然也則其必能知爲君之難矣其必能知天命之不易矣其必能知高高在上而日監于茲不容有毫髮之可欺矣能如此則其在平日必有以秉心飭躬克敬克誠以昭受上帝者無不盡

其道矣其遇災譴必有以省愆修政克慎克實以感格天意者益能盡其心矣夫然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有平安而無禍敗可幾也惟其不知天心而不慎厥德者一切反是故帝乃震怒而降之禍敗非天之所不得已也其亦可畏之甚也當今主上殿下握寶御極一期于茲凡所以上敬下恤修德行政之間未嘗聞有招拂于人心獲戾于帝事者然而乾文屢變時孽並作和氣不應兩麥全耗水災之慘振古



所無風雹蝗螟衆異畢見不知上天何所  
怒於 殿下而如此哉天道雖遠而實通  
天威至嚴而難玩小臣愚昧不敢妄度而  
爲言竊以仲舒之言推之此乃天心仁愛  
殿下之深而威警 殿下之至也且今  
殿下既承天眷而作人牧則踐祚圖治  
之初宅憂思道之日乃端本正始之辰自  
貽哲命之時也若使之徒知有晏然之寵  
而不知有赫然之威則恐懼之心日弛邪  
僻之情轉放如決河堤亦何所不至哉故

既出災害以謹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天心之仁愛 殿下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不審 殿下將何修而可以當天意消禍  
萌乎昔者孔光以爲天道不必憂安石以  
爲天變不足畏皆誣諛姦罔之言固大得  
罪於天矣董仲舒劉向之徒又以某災爲  
某失之應亦太拘拘滯陋而其或有不相  
應者則適啓人君不畏不憂之端亦非也  
故臣愚以爲君之於天猶子之於親親心  
有怒於子子之恐懼修省不問所怒與非



怒事事盡誠而致孝則親悅於誠孝而所  
怒之事並與之渾化無痕矣不然只指定  
一事而恐懼修省於此餘事依舊恣意則  
不誠於致孝而爲爲之何以解親怒而得  
親歡乎伏願 殿下推事親之心以盡事  
天之道無事而不修省無時而不恐懼  
聖躬雖未有過失而心術隱微之間疵病  
山積不可以不淨盡宮禁雖本有家法而  
威屬幽陰之類納謁霧集不可以不過防  
聽諫雖如轉圜之美有時乎以私而牢拒

在所當改樂善雖如好色之誠或至於以  
虛而強求在所當審爵賞毋濫使無功者  
幸得而有功者解體赦宥毋數使爲惡者  
獲免而爲善者受害尚節義厲廉恥以壯  
名教之防衛者不可踈崇儉約禁奢侈以  
裕公私之財力者不可緩 祖宗之成憲  
舊章積久而生弊者雖不可不稍變通然  
或并與其良法美意而一切紛更之必致  
大患縉紳之嫉正忌異伺釁而生事者固  
不可不預鎮靜然或自乖於賢儔善類而



互相排擊之必見反傷專倚於守舊循常  
之臣則有妨於奮興至治偏任於新進喜  
事之人則亦至於挑生亂階抑京外胥僕  
狼噬納使而猶不足盜空府庫鎮浦帥將  
虎吞軍卒而猶不厭食毒徧隣族饑荒已劇  
而賑救無策恐羣盜之大起邊圉率虛而  
南北有釁慮小醜之猝入凡若此類臣不  
能枚舉而悉數惟 殿下深知天所以仁  
愛已者若是其非徒然也內以自反於身  
心者一於敬而無作輟外以修行於政治

率當作卒

者一於誠而無假飾所處於天人之際者  
無所不用其極如前所云云則雖有水旱  
之災譴警之至猶可施恐懼修省之力而  
承天與仁愛之心如臣所論十六事者亦  
將以次而消除更化以臻於治平矣如或  
不然不本於身而望治於世不恒其德而  
責報於天平時則不知敬天而恤民遇災  
則但舉文具而泛應則臣恐否泰相極治  
亂相乘數百年昇平之末國事之可憂將  
日倍於今時之弊而天心之仁愛 殿下



者反為 殿下之自棄也書曰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惟  
聖明之留意焉則幸甚

右六條所陳皆非有驚天動地震耀人耳  
目之說然而實謹於羣教而本於性道宗  
於聖賢而質於庸學稽之史傳而驗之時  
事以為言惟 殿下勿以為卑近而不足  
為勿以為迂闊而不必為必先以首二條  
為本而尤勤勵不息於聖學之功毋欲速

毋自畫以極其至於此而果有所得則其  
他事固亦隨日隨事而益明益實理義之  
悅心真是如芻豢吾人之性情真可為堯  
舜不離乎卑近淺小而實有高深遠大而  
無窮者存焉古人所謂探淵源而出治道  
貫本末而立大中者初不外此至於是而  
後方信小臣之言皆有所祖述非鑿空架  
虛以厚誣於 殿下也雖然臣之於此聞  
既晚暮而病又沈痼不能力踐以實有諸  
已無以應 殿下之盛意故縮恐惶惑而



不敢來今既不免為此來則又不敢匿此  
說而代以他說也如蒙 殿下不以人廢  
言而有取於此則今茲公卿大夫皆誦習  
此說而從事此道者也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在 殿下好問而察邇樂取以為  
善以日裨緝熙之功誰敢不精白一心以  
助成 聖德者乎則臣雖抱病田間何異  
日近於耿光枯死巖穴亦與萬生同霑  
聖澤之流浹矣臣無任懇祈切祝之至謹  
昧死以聞

退溪先生文集卷之六







